

睥睨 [夢之決勝/預感爭鋒]

作者: 者客生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1.陰/陽 (其之一)

「呃.....噢.....啊.....哎吡！」幾番輾轉、伸扯一輪之後，涂予終於從被窩之中掙扎出來。他緩緩地坐直身子，睜開單眼皮的細小眼睛，熟練地轉過身子，挨著床邊的書桌，左手托著頭，右手已在急促地寫東西——筆尖舞動的畫面，讓人覺得他是在生死關頭要記下遺言，又或是正在比賽限時疾書；只是，他的眼睛仍然惺忪，左手仍然托著無力支撐的頭顱。

涂予寫得潦草，語法也雜亂無章，詞句斷斷續續的，筆記簿上佈滿了描寫景物的形容詞、簡略的記事短句，他在「記夢」。這是涂予的日常習慣，自從「那天」之後，他開始擺放筆記簿在床邊桌上，方便一醒來便隨即筆錄所作過的夢。

專家說一般人一晚會作四、五個夢，許多人說自己睡得很熟，很少作夢——那只是因為忘記了。涂予是少數能夠記得整晚不同夢境的人，又自從「那件事」之後，他更不敢或忘的記錄下來。

涂予是個懶人，能夠坐的他不會站，能夠不動的就讓他躺下來。看他的樣子，彷彿對任何事也漠不關心，他那雙小眼睛永遠都眯眯的斜看世上的一切。

涂予何以還用紙筆去記事這麼「古老」？也是因為懶，他懶得開手機、懶得選擇文字的輸入法；紙筆，無疑是他最信手拈來的，尤其是在他最需要一揮而就的此刻：

——『架眼鏡的人 / 在摩天大廈的頂尖 / 風雨大作，天地昏暗 / 整個城市彷彿在傾斜，大樓不斷倒塌 // 』

——『架眼鏡的女子 / (我記得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夢見她) 她在說話，對我 / (每次聽不到她說甚麼) / 有光芒向她身上發出 // 』

——『自由神像，蒙住雙眼 / 揭開 / 雙眼放光 // 』

——『流汗 / 青筋暴現 / 竭力，力疲 / 死去活來 / 跳躍，騰空 / 汗與淚混和了，很刺眼 // 』

涂予總算記下了夢境的大概，他的左手仍然是托著頭顱。放下筆，他再躺回床上，狀似昏睡，其實腦際正在飛馳電掣的躍動，竭力地思想夢境中的細節，當中啟示了甚麼？是否需要作點甚麼.....想著想著，是時候要起床了。他草草的梳洗過後，隨意取了一件襯衣，穿上一條麻質長褲，慵慵懶懶的離開家門。

涂予從事美術設計，是「思哲廣告」的美術部主管，也身兼設計師、採購、文案寫手，因公司的美術部是個一人部門。雖然身兼多職，但其實他極喜歡自己的工作環境；自己幹自己的活兒，就連介紹設計概念，也由公司的公關代表負責.....正合其心意，他不太願意與人接觸。

涂予緩步去到巴士站，他站到最末的位置，前面的婆婆是他幾乎每天都會遇見的乘客，婆婆友善的

對他打招呼，他木訥的點一點頭。不消十秒，巴士駛近了，婆婆說：「啊！真的又是這樣！我留意了你許久了，每天你也幾乎不必等候，甫排隊，車便來了！」

涂予指指塞著耳朵的耳機，示意聽不到她的說明——其實涂予並沒有聽音樂，這是他期望不被騷擾的最低限度的設備。

婆婆繼續：「已經很多次了吧！這條.....噢！上車上車！一邊上車一邊說.....」

上到車廂，只剩下兩個空位，婆婆邊說邊坐：「我說這條路線呀！班次時常不準時的，他又怎能預計得這麼準繩？」

「我用手機的應用程式，蠻準的。」涂予禮貌地除去一邊耳筒，簡單的一句搪塞婆婆，再塞回耳筒，望向別處。

婆婆喃喃：「這麼先進的嗎.....」她也識趣，見涂予冷淡，就不多言了。

其實，涂予確是每一次等候巴士，也是在十秒內便成功上車——那決然不是因為使用手機的巴士資訊應用程式，而是出於他的一種技能：#預力。

#預力 不同預感，預感或許是常人都擁有的，或多或少；而#預力 則是極少數人因應先天預感特強而經過修煉才獲得的特殊技能。涂予的感官異於常人，其五感都是極為強烈的，而超感官的「第六感」或「預感」也遠遠的超乎一般人。在年幼時，涂予因為強烈的預感而屢次考取優異的成績，被身邊的人目為神童。不僅如此，他的超強感官令他格外能感受週遭的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等情緒；致使他既因時有預感正想宣告卻又要自我抑制，個人的心理狀態更是基於情感過於強烈而經常呈現壓抑.....漸漸地，涂予由神童變成旁人眼中的怪人。「那件事」之後，涂予學習怎樣把預感轉化為#預力，怎樣壓制澎湃的感情，怎樣收斂自己、消滅鋒芒.....

到後來，涂予他眼神空洞、眼皮下垂、木無表情，一切也像是冷冷的，對所有事也漠不關心。至少，在別人看來如是。

涂予的#預力 能感應到巴士何時駛至，似乎微不足道（連他自己也這樣認為），但某人對他說：「別小看這個，這可是萬中無一的！」

涂予坐在巴士上，搖晃搖晃，竟又昏昏欲睡，他的頭挨著玻璃窗，碰著碰著，成了催眠的節奏.....

——又睡著了，我在公司？是公司，在會議室，她獨個兒坐著，還是架著眼鏡的那個她。究竟她是誰？

走上前吧！看清她的樣子，在街上碰到好有個預備吧，嗯？腳不聽使喚，她，站了起來，對我說話。

傻瓜！這麼遠，又隔著門，我怎麼聽得見呢？啊！昨晚的夢，她面對面的跟我說話我也聽不到她說甚麼。 /

巴士在交通燈剛剛由綠轉紅之際剎停，頓了一頓。涂予這個夢慢慢淡化，夢消，人未醒。涂予仍然閉著眼睛，車子續行，他又在微微顛簸的分秒，將睡未睡的；涂予善睡又善夢，轉瞬又作夢了，卻不是剛才的夢的延續。

很熱！熱得不可理喻！哇噻！我在沙漠！揩一把汗後，我在很幽暗的地方，不知怎的，我知道我身處金字塔內。壁畫，週遭全是壁畫，黑影一晃，在我面前多了一個「人」，嗯，那個，戴著面具的，呃！下巴長長的金面人.....啊！圖坦卡門！對了！是圖坦卡門！

噢！

噓！還好！恰恰避過了，這個混蛋竟然對我「射火」！像開槍一般把一道火射向我！圖坦卡門死心不息，撞踵而來繼續用火向我施襲！他當然不曉得，我不懂武術技擊，但閃避功夫是一流的。看他三番四次無功，似乎氣得金面具也裂開。我側著身子，瞄一下他的火攻造成的破壞，正欲尋求脫險的路線。

我只見火光熊熊，一排巨船連於江上，吶喊之聲響徹雲霄，旗幟縱橫交錯，烈火焚舟之勢一發不可收拾！ /

巴士轉了個急彎，車身顛動，一晃，涂予乍醒。他若無其事地抹去嘴角的餘唾，呆望窗外，發覺尚有兩個站便到公司，決定暫時不上班，先行下車。他下車後去了附近公園散步，邊走著邊取出手機，用錄音功能記下剛才的夢。

——『在剛才，呃，公車的車程中，我應該作了兩個夢。第一個，又夢見她了，已數不清夢過多少次，我肯定在我開始記夢之前，已夢見過她。

仍然看不清她的樣子，最特別的，是第一次夢到她在「思哲」出現。

嗯，趁著還記得，要趕快記下第二個夢，沙漠、金字塔、圖坦卡門、向我發火.....嗯，暫時這樣，一會兒再錄。 / / 』

(待續)

2.陰/陽 (其之二)

涂予拿著手機，呆呆的站著，慢慢地坐在花徑旁的椅子上。他的思想正閃動飛躍，受到圖坦卡門的攻擊，並不令他耗費心神，教他凝神貫注的是最後那個場景：

火 燒 連 環 船 ？

涂予對《三國演義》、「赤壁之戰」當然不會陌生，這個夢末的片段令他想起：龐統獻連環計，曹操誤墮圈套，周瑜、諸葛亮不約而同想到用火攻，電子遊戲「三國無雙」.....正要把此段連繫其他夢境的當刻，他又閃出這麼幾句話：

戰雲密佈
三江之中
風浪不息
鐵索連舟
如履平地
欲破曹公
須用火攻
萬事俱備
只欠東風

涂予知道這幾句是出自羅貫中，但他與許多人會記得是因為韋家輝，電視劇「大時代」中引用過，而且劇中的情節十分精彩.....他的思想脫軌了？並沒有，一定有某種原因令涂予由火燒連環船聯想到「大時代」。他的思想又跳回三國，諸葛亮彷彿出現在他面前。涂予想起某人對他的教誨。

「予，我們這類人啊，從古至今皆有，有強的也有弱的，強的自然會歷史留名啦！不過呢，世人只知道他們的功勳偉業，卻不知他們才能的源頭始於甚麼。」

「例如呢？有甚麼人？」

「啊！太多了！其他先不談，現在只說一個：諸 葛 亮 ！」

「我操！你老人家信口開河吧！」

年幼的涂予乍聞名垂千古的諸葛孔明與自己是同類人，情不自禁的脫口而出。

「嘴裡放乾淨點！我騙你作甚？」

涂予狐疑，說：「『臥龍先生』嘛！呼風喚雨嘛！我曉得！」

「歷史上真正的諸葛亮當然沒有那麼神奇啦！羅貫中把他簡直寫得像是神人一樣！但，予啊！你知道嗎？國學大師南懷瑾對諸葛亮的評價就這麼一句：『諸葛一生惟謹慎』.....」

「謹慎？！」

「對！就是『謹慎』！謹慎，正正是我們這類人的必備條件，我們務須憑此去對預感抽絲剝繭、刮骨

穿髓。」

思念之間，被手機的通知響聲拉回現實：「你是不是遇到交通意外了？怎麼還不出現？」是老闆的短訊。

涂予的老闆莫仲年是個四十開外的紈袴子弟，其父莫永福育有三子，要數次子莫仲年最不長進，因此家業已交長子和幼子承繼；而莫仲年獲得的是一筆可觀的資金。莫仲年篤信命理、面相之學，相士批其事業：「必須營商，創意為尚」。因此他搞過電影公司、資訊科技、手機應用程式開發、藝術品買賣……俱損失慘重。正當他對相士的批言有所懷疑的時候，他看中了一個美得教他怦然心動的女人。她是一位嶄露頭角的廣告模特兒，莫仲年由她的廣告硬照開始被吸引，繼而又遇到她那幅在過海隧道前的巨型燈箱海報，最令莫仲年心馳的還有那支在峇里島取景的廣告片。

莫仲年吩咐助理聯絡這個名模娜娜，發覺竟是不易找上，助理最後透過拍這個廣告的公司找到娜娜。

「廣告公司？不就是販賣創意囉？好！我要買下它！」

莫仲年既為親近紅顏，也因批言所示，二話不說的收購了這家廣告公司，源用本名：「思哲廣告」。莫仲年自此不再染指其他行業，專注營運此公司，數年之間，果然有聲有色，涂予正是在莫仲年剛任老闆時加入「思哲」的。莫仲年是個率性之人，對所有人都不假辭色——除了太太和娜娜；他事無大小皆親力親為，似乎是找到了一個他所屬的場地，於是放手一搏的大展拳腳，他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，其他人還道他終究是「開竅」了，像個大人了。然而，跟隨莫仲年多年的助理羅彼得看來，與一個人有很大關係。

老闆如今的脾性，跟以前沒兩樣，他還是動輒不順意的便罵，罵下屬罵同行罵兄弟，除了一向不敢罵的太太和不捨得的罵娜娜之外，還加上不好意思罵的涂予。羅彼得旁觀者清，他察覺莫仲年是因為涂予這個人，逐漸地逐漸地有所改變。

涂予？這個微不足道的小職員？這個死氣沉沉的傢伙會有如此影響力？——羅彼得心想。他留意到老闆是由正常對待涂予，漸漸地沒有那麼正常（即減少以至沒有責罵），這個已算是一樁奇事；更奇怪的是老闆見公司發展不俗，便加重投資，各個部門皆增加人手、資源，唯獨美術設計部門——明明在廣告公司中舉足輕重的，卻是沒有任何變動，仍然是一人部門；而最奇怪的是他聽聞是涂予的要求。

涂予懶惰，如非必要，他希望少點操勞、盡量悠閒，最好是對所有「事情」不聞不問。那就是若增加同事協力工作，豈非如他所願？不然，老闆原本招聘了各項美術設計範疇的精英，讓涂予更容易騰空時間去「幫助」他，但涂予拒絕。既然如此，莫仲年便責成羅彼得，叫他盡力配合涂予，把一切雜務、與設計並不直接相關的工序分割出去。

「媽的！這臭小子！我跟隨老闆這麼多年，何曾見過他這等和顏悅色？一番好意不被領情，還處處遷就？搞甚麼鬼？喔！難道臭小子手上拿著老闆的把柄？」羅彼得不解。

羅彼得不解的事情還有許多，比如現在：老闆莫仲年正在其大班房接見求職者，他不明白何以堂堂老闆要充當面試官，更不明白高級職位的不見，只見凡與涂予工作有關係的應徵者。

此時，大班房內，莫仲年正與一個女子進行面試，尾聲。

「原小姐，大致是這樣，有問題的話，儘管問。」

「謝謝莫先生……嗯，我應該明白的，但其實又不是完全清楚……」

「說！」如此模稜兩可，換轉是一般下屬，莫仲年肯定已先行喝斥，目下的語調，算是克制過的了。

「唔……我份屬公關部門，但主要職責其實是協助涂先生，在不打擾他的情況下為作出支援……」

莫仲年大喜：「妳很清楚嘛！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為甚麼我不直接擔任涂先生的助理，隸屬美術部？」

「這個妳不必理會！」

「喔！」

「明天上班可以嗎？」

「明天？真的？」原小姐喜出望外。

「今天更佳！」

原加悠就這樣加入了「思哲廣告」。

涂予回到公司，循一條平時只有他一人行走的「秘道」返回自己的辦公範圍。這個空間不是一間房，但有間隔遮擋其他同事，位置鄰近大班房，大小竟然也差不多，堪作一個小部門之用——不就是美術設計部嘛，雖是個一人部門。事實上，難怪羅彼得會對涂予懷有妒意，涂予受的待遇確是惹人側目。其工作間，有許多椅子、沙發、不同高度的桌子、小冰箱獨立茶水間、與老闆直接聯繫……還有那條沒門沒鎖但刻意劃分出來的「秘道」。彼得覺得一名僱員受到這樣的禮遇實在很有氣派，偏偏，獲老闆青睞的卻是一個眼睛小小、平凡不過的人。

莫仲年當然曉得涂予不願意接觸人，所以為他安排了那麼多。不過，那位他毫不懷疑的算命師傅有所指示。

「莫老闆，你的那位貴人啊，欠了一點點。」相士用他那像有濃痰稠結的聲音故弄玄虛地說。

「欠甚麼？」不管前文後理，說重點——莫仲年一貫的鏗鏘。

「陰陽。」

莫仲年沒反應，即表示要相士繼續。

「給他一個女人。」

於是，莫仲年為涂予請了一個女助手，他既沒誤會相士的意思，也自覺了解他的貴人，這個安排，他對自己甚滿意。莫仲年吩咐羅彼得安頓好原加悠，她的座位在公關部的最邊緣，是全公司除大班房外最接迎涂予的位置。

涂予甫踏入工作間便感到異樣，像是骨鯁在喉，又似是追看的推理小說的結局一章被撕去。他感覺到此刻的氛圍，是似曾相識的，應該是從前曾經歷過，連味道也是熟悉的.....又似是曾作過的夢境，這個時候的感覺，一切也很真實，一切也很不真實。

然後，他看見一個女子，她手上拿著茶杯，未習慣此公司的過強冷氣的她，正呷著一口熱茶。他看著，文靜清秀的臉龐。

熱茶的蒸氣模糊了她的眼鏡。

(待續) _____

3.起/伏 (其之一)

在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第三期的頂層，「名山企業」的主席卓名山，躊躇滿志的眺望海景。誰會知道，他在三分鐘前才剛剛經歷了其事業的莫大危機？卓名山因遭到不明來歷的集團被狙擊，而碰巧其智囊正休假、遍尋不果，為了急募龐大資金，他兵行險著：抵押其物業進行了期指買賣——買跌。他年輕時進取急進、盛年時捭闔市場，及至如今六旬之齡，只想鞏固江山，不欲冒險。但是，不曉得「因果業報」之說是否動搖了他：卓名山以廿三之齡賺取人生首個一千萬，成為股壇傳奇，其後十年間每每以狙擊中價股而獲巨利，被傳媒冠以「股壇狙擊手」的稱號.....現在竟被人狙擊。「名山企業」，就是他在三十歲時創立，兼食吞併多年，已臻本地實力藍籌之列。

「智囊」文守正在數年前加盟，更使集團業績登上巔峰！然而，兩週之前，文守正突然申請休假；卓名山自覺集團四平八穩，樂得讓得力助手歇息歇息。殊不知，一星期後，股市波動得極不尋常，其中「名山企業」的股價大幅下挫！見慣風浪的卓名山氣定神閒，收復失地。但對方的攻擊旋即重來，如此急攻，令股市評論員口中的「山爺」也開始不安——尤其是從未試過聯絡不上文守正。別無他法的情況下，卓名山孤注一擲。他看準世界各國俱局勢動盪，政治尤其不穩，期指買跌準可賺回之前的損失。然而，這一星期卻是風平浪靜，人人皆謂否極泰來，動盪過後便是太平盛世，股市回升，且升勢不絕。

「破產？」卓名山想也不敢想，但終究是想到了這一步。

此時，文守正的短訊忽至：「別擔心，山爺！三分鐘後，會來個大逆轉！各國傳媒會有重大消息，每人的視線皆離不開消息群組、短片網站。股市會跌，毫不受制的跌，哀鴻遍野，唯獨『名山』有你托住，反敗為勝！」

三分鐘後，美國白宮遇襲。

世界嘩然，全球大亂！恐怖襲擊的炸藥引爆了摧毀性的災難——政治上，美國不但得不到別國同情與支援，更惹來虎視已久的對手蠢蠢欲動；經濟上的衝突無可比擬的震撼了整個世界，股票市場恐慌性的拋售，金融結構毫無支點的崩壞。

——文守正預視了一切。

卓名山開了支烈酒，他平素絕少在辦公的地方喝酒，這些價值高昂的酒都是擺設而已。此時此刻，他徐徐的呷一啖酒，細細的讓它流入喉嚨，漫漫的灼熱感使他僵硬的頭顱恢復一點點感覺，他在壓驚。卓名山太常曝光了，凡有其蹤影都勢成焦點，久而久之，他獨處的時候，也不由自主地當成有人在觀看他一舉一動。他悠悠的眺望窗外景緻，不啻是一種自我安慰；只是，他不自覺的連自己也欺騙了；他告訴自己，他是霸主、傳奇，他可以在風浪之中處之泰然；他沒有留意的是，拿著酒杯的手在微微顫抖。

文守正在月前乘著卓名山所餽送的遊艇，獨個兒在維多利亞港上欣賞每年幾度的大型煙花匯演。他極喜歡觀看煙花，越大型的越喜歡，他既如常人一般愛其璀璨奪目，惟更愛煙花散後的殘影。那一夜，他目不轉睛的觀看匯演，維港上空光亮如畫，當煙花在高聳的建築物之上燃燒爆開時，他忽然感覺有異，雖然仍然以同一角度望向同一方向，但他看到的是多年前的「911事件」，煙花的餘煙變成紐約世貿雙子塔的硝煙。

文守正是「那種人」。

他清楚他所看見的異象向他暗示。因此，他用兩週時間進行策劃，要「名山企業」坐過山車，一手操控其命脈。

「咯咯！」卓名山辦公室外，私人助理馬同材敲門。

「進來吧！」

「卓先生，按照你剛才的吩咐，打點過了，相信沒有問題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文先生回覆了沒有？」馬同材悄聲地問。

「別提起他！」卓名山把原來翹著的雙腿放下，「連我的電話也敢不接！短訊也不覆！」

「但這次，文先生也太『神機妙算』了吧？」馬同材試探著說，見卓名山未有反應，續道：「如此震撼的世界大事！誰可預料？但.....但.....但.....」

「但甚麼？同材，你是我心腹，不比別人，有話直說吧！」

馬同材登時覺得很受用，說：「卓先生，我覺得.....文守正殊不簡單，而且包藏禍心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卓名山沒有太大反應。

「文守正當初毛遂自薦，我已認為不妥，不過見他數年來偶有功績，便隱忍不說.....現在看來.....」馬同材見卓名山依然木然，續說：「他早有預謀！」

卓名山眼眉一揚。

「他未曾請過假，這次一請便是兩星期！就是他放假的日子，我們集團被狙擊！哪有這般巧合？」

「言之鑿鑿，證據？」

「還用證據？他不在公司的時候，偏偏發生這些事，找又找不著他啊！」

「同材，雖然找不著他，但他在最關鍵的時候救了我啊！」

「卓先生，我就說他『神機妙算』嘛！他那個短訊，你說像不像讖文？我看可能扶乩得來的！」

「胡說！守正的特殊才能我又不是沒對你說過！你現在才數落他是江湖術士？」

馬同材摸不透卓的心意，怯怯的說：「但是.....卓先生，話就說回來，這次我們集團化險為夷，也只是全賴你的果斷決定！文守正的短訊，不過是道出事實，最特別之處是在發生前三分鐘道出罷了！真正扭轉乾坤的是卓先生你啊！」

卓名山默然。一息間，「你先出去吧。」說罷，卓名山轉向再眺望窗外。

馬同材心裡悻悻然，只好告退。卓名山劫後餘生，只想細細享受當前平靜。馬同材自作聰明，致使卓名山不得不提早面對棘手的問題；他由詫異到猜度，猜度到確定，早前「名山企業」受到的攻擊是文守正一手策劃。「

為甚麼？」心裡冒出疑問的卓名山，問後也覺自己可笑。

文守正現在正欣賞著令人心馳神往的景色，與卓名山所看的幾乎一樣，同一個方向，只是更高，比頂樓更高。頂尖之上的文守正，一身講究的衣履，輕托價值不菲的眼鏡，若有深思的凝視著遠處，專注得讓人不寒而慄。

(待續)

4.起/伏(其之二)

四年前，文守正於酒店貴賓室門外「巧遇」卓名山，遞上名片（馬同材接了），隨口說：「卓先生，明天恆指會超過三萬點。」微笑一下，便離去。

馬同材不待吩咐便扔了名片，卓名山根本就對文守正不屑一顧。其時，香港股市低迷多時，長期徘徊二萬三、四千點，要說一日之間暴升數千點，不是說沒可能，只是機會甚微。翌日，恆生指數收市時報三萬零一百二十點。卓名山覺得有趣，囑咐馬同材通知接待處、保安室，如有位戴眼鏡、高瘦身型、斯斯文文的外來人士想要見他，好好招待——他料定文守正會來。豈料沒有。

過了數天，在木球會的休息室，卓名山與另一富商莫永福閒談，文守正從莫永福身後經過，並向卓名山點一點頭，繼而坐於另邊。

「好傢伙！不過太孩子氣。」卓名山竟然紓尊，親自走近文守正。

「其實我是真的喜歡木球的，卓先生。」

「不必要這些小手段了，可以和告訴我幾天前的預測，是甚麼一回事嗎？」

「過去的就別太在意了，我要告訴你的是兩天後。」

卓名山不禁傾前了身子。

「恆指會先挫後上，跌至二萬二千點，尾段回升，但最終也未能超過三萬點。」

「內幕消息？哪裡得來的？」

「嘿.....卓先生，這是我的名片。」文守正恭敬的雙手遞上，「這次別丟了啊！」

卓名山不置可否，看過名片再抬頭的時候，文守正已不在了。卓名山不期然有點憤怒：「小子！已明明的叫你別再耍手段，現在又來一次？想要玩心理嘛，哼！幼稚！」

雖然是如此想著，奇怪的是，卓名山正在微笑。

文守正第三次與卓名山見面是在「名山企業」集團大樓中的卓名山的辦公室。

「一切就如你所說的。」

文守正像是接受讚賞一般的點頭。

「可以告訴我了麼？你從何得知這等內幕消息？」

「不可以。」

卓名山面色一沉。

「因為，根本就沒有內幕消息！」文守正說得斬釘截鐵。

卓名山疑惑：「那怎麼……」

「卓先生，如果我說，我是『看』出來的，你信麼？」

那次會面，卓名山沒有回答文守正，他用行動回應。卓名山親自延聘文守正出任「名山企業」的顧問。從來都說位高權重，但文守正在集團的職分可說是位不高權不重，其職位不在行政人員之列，手下亦無兵無勇。不過，無損他的超然身分——無人過問工作，單向卓名山匯報。

四年以來，文守正言無不準，不論是投資股票還是買地收購，都讓卓名山屢獲「眼光獨到」的榮譽。漸漸地，卓名山不復事必躬親，許多重大決策，找來文守正商討一下，便爽快的簽署作實；與其說是商討，毋寧說是聆聽，因為那些都是文守正精闢的分析；而爽快，也是一種無可選擇的態度，當一切分析結果是沒有一點可置喙的地方時，不爽快也不行。

坊間輿論，卓名山從前以「股壇狙擊手」的姿態在金融界衝鋒陷陣，後來建構了碩大的事業王國，可以指點江山，不用披甲攻掠了；及至近年，卓名山慧眼識英雄，對文守正委以重任，使集團發展更上一層樓！卓名山，真不愧為金融奇才、商界傳奇！

「怎樣？近來傳媒對『名山』的評價，一致向好啊！」股評人某試圖巴結文守正。

「我想，是因為我們的確值得好評吧！哈……哈……！」文守正有如角色扮演。

「但我覺得，吹捧山爺，吹得有點太過了！」

「沒有這回事吧？」

「怎麼不是？山爺是厲害，但畢竟遲暮了，若非正哥你……」

「好了，時候差不多了，你不是要趕赴財經台做直播節目嗎？」

「唏！難得遇到正哥，小弟想請益嘛！況且時候尚早——」

「對！時候尚早，所以，許多事情不要太早說。」文守正正色地道。

股評人一征，然後識趣地作揖告辭。

•••

涂予心不在焉。他表面上沒有異樣，依然木訥，正在埋首於座位上，寫著圖片設計的介紹文案。其實，他承受著極大的震撼，五內翻騰不已。

——
不得了！不得了！不得了！ / 怎麼辦？ / 就是今天？ / 然後呢？ / 有弄錯嗎？是！或許是巧合。 /

— 巧 合 ？

— 大蠢材！想甚麼的！巧合？現在想到功合？你的人生就已經證明了沒有巧合！ /

真是！不得了！不得了！不得了！ / /

涂予胡思亂想，他此刻的心思腦袋，確是紊亂至極。多年來，他一直夢到這個女子，每隔一段便出現在夢中的這個戴眼鏡的女子，本已習以為常，差不多夢見時已覺無甚特別，幾乎連「記夢」也不想記她了。然而，就在今天，在他工作的地方，她真真正正的出現了！雖然，在夢中一直看不清楚她的容貌，而剛才，也就是剛才的一瞬，他只看了她一眼，藉著預力以外的一種能力，涂予確切的肯定，這個眼睛沾上霧氣的女子，是夢中的那個她。

「你回來了？有否留意到公司多了一個人？」莫仲年貼心的給涂予傳了個短訊。

「有。」簡潔的回覆，但涂予滿腦疑竇，莫先生為何刻意告訴我？

「是我刻意請來協助你的。」

不是說過不用請的嗎？怎麼又變卦？急急的想動手指回覆短訊作拒絕。

但莫仲年比他快：「我知道，我們商議過不給你的部門增加人手，但我有我的原因，況且，這位原小姐並非你部門的，而是公關部。」

「公關部已有人跟進我的工作。」

「原小姐是專門協助你的，你其實可一如既往，不必跟她有任何接觸的。」

莫仲年見到最後的短訊標示為「已讀」，而涂予沒有再回應，並且短訊狀態已「離線」，知道他已不再推辭了。

莫仲年離開公司，驅車去見姜師父。姜師父隱居大埔邊陲，臨海而居，平素若干相熟客戶登門造訪，姜師父聊聊幾句相贈，所收相金已足夠生活無憂；因為那些熟客，皆如莫仲年一樣的身份顯赫。

莫仲年沿著海邊走，走到小碼頭，在釣魚翁身旁坐下。

「師父，我又來打攪了。」

「莫先生，你真守時。」姜師父沒有正眼看莫仲年，只望著魚桿。

「照你吩咐，我給貴人請了個女助手，然後呢？他們如何有助我的運勢？」耐性欠奉的莫仲年，向來單刀直入。

「還記得當日我叫你要請一個怎樣的人去搞美術那些東西嗎？」

「記得？到現在也覺得奇怪的！你要我請個雙目無神、木訥的、戴眼鏡的。」

「唔！你又記得你之後問我甚麼？」

莫仲年想了一想，恍然：「啊！哈！我問了剛才那個問題，如何助我？」

姜師父含笑地說：「不如你告訴我，這個男的如何助你？」

「別的不說，有幾次我在大班房跟娜娜親熱，那回事嘛！真的有點忘我.....這個涂予！貴人呀！他直接衝入我的房間，跟我說：尚有十分鐘.....怎料！我老婆就在十多分鐘後直接上來我大班房！你說是否神奇？」

姜師父微笑不語。

「還有更重要的，他的畫呀設計呀，我不太懂欣賞，但我覺得就是有一點點靈氣，叫我舒泰舒泰的！」

莫仲年說得猶如一個為孩子感到自豪的父親。

姜師父「啊嘖」一聲，趕忙的收回魚絲，「待了大半天，總算有收穫了！」上釣的是一尾大鱸。

「你之前說甚麼來著？」姜師父一邊放好大魚一邊說，「如何助你？」

「對！」剛說了，莫仲年便聯想起來，「唔.....」

「想起來了麼？你第一次問我這個問題時，我贈你的四個字嗎？」

莫仲年如夢初醒，「『順其自然』？」

「不就是嘛？可不容易啊！」

「是的，真難。」莫仲年苦笑了一下。

(待續)

5.緩/急 (其之一)

全球化的金融災難鋪天蓋地使各國的金融體系受到衝擊！汲取過往股災經驗，紐約、倫敦、香港等幾個金融中心未致陣腳大亂，卻也愁雲慘霧。

美國白宮受襲是導火線，引爆了政治、軍事、財務的炸彈，波及亞洲，香港首當其衝！股市論者紛紛啞口無言，原先大家一致看好的大環境，因這麼一個恐怖襲擊而全盤推翻。實力藍籌股中，只有「名山企業」逆市上揚，不僅全面收復失地，更把股價、資產總值推上新的高點。

蒙上「發災難財」之名的「名山」，只在街頭巷尾遭市井小民非議，但財經界卻視之為奇葩，充分肯定集團主席卓名山的膽色與智慧！輿論方面也漸漸偏向表揚，與股災剛發生時恰恰相反。

「幸運」的是，恐怖襲擊並沒有持續，而由於沒有組織承認責任，因此美國也難以鎖定目標以進行報復行動。

全球股市低迷，惟獨香港在疲弱中慢慢復甦，「名山企業」成為市場動力的火車頭。股評界、傳媒的觀點並無二致，俱集中讚揚卓名山，把他捧為救世主！卓名山在這段時期所接受的訪問、新聞網站及雜誌以其作專題的特稿，比他以前全盛時期更多！卓名山感到重拾以前的雄心壯志，他感到自己的脊梁再度挺直，肌肉從稍稍鬆弛變回結實，他感到自己很有力量。

「你們做得很好！謝謝你們的努力！」這個訊息，文守正經幾重程序廣送給許多的股評人、傳媒高層。他在遊艇上，欣賞夕陽，縱然他已休假完畢，他仍然在卓名山、甚至馬同材面前，表現得十分輕鬆，漫不經心的。文守正確是在放鬆自己，雖然是有點刻意，但訓練有素的他，還是能從中舒緩身心。他清晰的知道，他要面對是一個甚麼樣的人，進行的是何等重要的計劃。

卓名山剛參加完一個金管局所辦的財經論壇，擔任嘉賓當然是平常不過，但他是次出席卻明顯的受到禮遇。

「卓先生，如今行頭都以你唯馬首是瞻，我真替你高興！」馬同材與卓名山同車離開。

「嘿嘿。」

「咦？卓先生這樣子笑法.....你不高興？」

「我高興，但奇怪。」卓名山有點深沉。

「奇怪甚麼？」

「我們今次其實只是僥倖生還，雖有云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』，不過.....嘿嘿！」

「甚麼僥倖？誰也清楚我們『名山』這次是絕地反擊！而且啊，有不少人還認為之前我們股價受挫，是卓先生你的虛幌把戲啊！」

卓名山冷哼一聲，「真是不負責任！若是我自導自演，那我豈不是把股東們置於賭桌之上？豈有此理！」

馬同材碰釘，急道：「息怒呀卓先生！那些貧嘴的傢伙是從心裡覺得，你算無遺策吧！」

「同材呀，你不覺得，現在外邊把我吹捧得有點過份了嗎？」

馬同材搖頭，搖得很用力，「不會！我還嫌不夠呢！」

「嘿嘿！在我身邊這麼多年，你的腦筋還是太簡單了.....不過，有些時候，簡單點是好的。」

•••

涂予下班，循秘道走，很快離開公司，到達就近的一間戲院，看一部他預早買了戲票的西班牙電影。他喜歡獨個兒看電影，每次都選擇大堂中央最左邊的位置。他永遠都最早進場，既可避開人多，也因為他特別喜歡看未上映的電影預告片。

涂予坐在戲院的座位上了，有點心緒不寧。他清楚的聽見自己的心跳，撲撲、撲撲；毛孔擴張了，汗毛爭先恐後的豎起；喉嚨忽然乾涸，自然而然地乾咳了一聲。

「嗯？噢，我認得你。」架著眼鏡的她，托一托眼鏡，低聲地說。

其時戲院尚未關燈，甚至連廣告片也未播，在燈光通明下，她毫不模糊的看清坐著的正是她新入職的工作中要協助的那個人，雖未正式介紹，但莫老闆早就傳送其照片給她了，他，好像叫涂予。

涂予沒有反應。

「啊！是我唐突了，未自我介紹，我是你的同事，今天才上班的，我是原加悠。」

「哦.....妳好。」涂予雖因特別背景而避免與人接觸，但基本的禮貌，還是不缺的，他不單回答，更伸手出來，加上善意的笑容（當然，生硬得可怕）。

「你好。」

兩手相握，原加悠握後便正坐，等候看電影。而涂予，靈魂已去了另一個宇宙。

—— 剛剛.....誰和我說話？ /

不是說話，是在誦詩吧？ /

世界上怎可能有這麼悅耳的聲音？ /

呃.....我耳朵發麻了！。我的身子，也麻痺了。 /

我觸到了甚麼？ / 很輕柔很輕柔的。 /

手，如何可溫軟成這樣？ / /

銀幕上，兩支廣告片過後，便是兩支電影預告片，再來是海關的宣傳短片和戲院提醒觀眾應有操守的教育短片，涂予的眼睛有它們閃過的影像，但全溜走了。他的靈魂仍在宇宙的另一端，浮著浮著。

——
就是她嗎？ / 我多年來夢中的人，是她？ / 我要怎樣做？ / 我甚麼也看不到聽不到感應不到..... / 她一定也認為我是個怪人..... / 唔？這味道，很香，很舒服。 / 很舒服。！ / /

「唔！真有意思啊！很好看！」這句話把涂予從另一個宇宙拉回來，原來電影已經播放完了！他察覺到原加悠目光掃過他一下然後低頭弄著手袋。

「嗯！是，是！」這部電影，涂予一秒鐘也看不到。

「你也會一個人看電影？」原加悠先站起來，是時候離場了。

涂予也站起，隨著原加悠走，「是，我習慣了。」多走幾步，才問：「妳呢？」

「我也是，約來約去、遷就口味太煩人了！」原加悠向前走，涂予在她身後。

「是，艾慕杜華導演的戲，不是人人受得了。」他還記得「原本」要看的是甚麼戲。

「這部算是沒那麼偏鋒的了！你覺得呢？」

「呀.....是，是！」涂予竟無防備，只好支支吾吾。

這段路程很短，離場的觀眾混合了商場的人潮，原加悠一直的在前，涂予無可選擇的在後。涂予看著她不高的個子，穿了一襲素色裙子的緩走，裙腳的擺動就像是小山頭的芒草被微風吹過；秀髮輕輕的隨著身子郁動而細細搖曳.....他彷彿能夠從她髮端的舞動去了解這個人。

商場的玻璃大門自動開合，二人差不多同步踏出商場，原加悠禮貌地停下，側過身子，正面面向涂予。

——哇啊！要來了！戲院內看不到！一直走，我在後，看不到！現在要看清她的樣子了！ / /

「我回家了，明天公司見。」原加悠微笑著說，然後徐徐轉身走了。

涂予彷彿站在大海中小小的浮台之上，空空蕩蕩，不辨方向，毫不著力；他剛才看著原加悠，她的眼鏡因為甫離開冷冷的商場而起了霧，**迷濛了鏡片，迷濛了涂予。**

(待續)

6.緩/急 (其之二)

馬同材人間蒸發。

卓名山看著桌上的辭職信，心想：按捺不住了嗎？還是如箭在弦，不得不發？

文守正不請自來。

「山爺！還好吧？面色有點差啊。」

「沒甚麼，同材辭職了。」卓名山輕描淡寫地說。

「嗯。」文守正毫不掩飾他早已知情。

「連戲也懶得做了嗎？」卓名山罕有的諷刺，未待對方回應，繼續說：「有時候，我真懷念會花點心思去弄小把戲的你。」

文守正托一下眼鏡，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山爺，那個就省了吧。」

「你這麼有把握？」

「那要看你如何決定。」

「你背後的是甚麼人？」

文守正不虞卓名山有此一問，「無可奉告。」

卓名山大笑：「哈……！好！這個回答總比騙我好！」

「山爺，我從來沒有騙過你。」

「我知道。這一點，也是令我安慰的地方。」卓名山談笑自若，

「說真的，你的靠山是誰，我還是甚無頭緒，令人佩服啊！」

「那麼，你是願意了？」

卓名山的神情一下子由和煦變為陰沉，「怎麼現在又輪到你天真了？」

這種反應其實在文守正盤算之內，只是卓名山的氣場暴強，其勢使文守正為之窒礙。

「早前我天真的給你放假，休息休息。遭到狙擊時也天真地找你救亡。至收復失地，全城稱頌，同材又天真地以為是正常的傳媒生態。此刻，你問我是否願意退下來？哼！輪到你他媽的天真！」

文守正平靜的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「預料之中。」視線凝於大海。

卓名山拿著開信刀，用手帕拂抹，溫柔地把玩，「你是故意的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故意的暫離，故意的挫低『名山』，故意的失去聯絡，故意的捧我上天。」

文守正輕輕拍掌，轉身「山爺厲害！當然是故意的！還有，讓你猜到，也是故意的。」

卓名山神情再陰沉了幾分，「你現在才搬弄你那些心理遊戲，太遲了！沒有用的！」

文守正默不作聲。

「雖然我未掌握你是否有犯法，但我至少可以褫奪你的一切權力！」卓名山揮舞著開信刀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走吧！如果你真有差池，自然有法律制裁你！就算沒有，若有虧欠我的，我也能用其他方法整治你！」開信刀刀尖指向文守正。

「多謝山爺。」文守正彎一彎身，走出房間，離開「名山」。

卓名山繼續舞弄這把金色的鋒利無匹的開信刀，指掌之間靈活流暢得宛如耍技。他深覺自己寶刀未老。他如鷹隼的眼，看穿文守正的圖謀，迅速的思維教他手起刀落的解決叛逆者。在這一刻，他感覺自豪。卓名山，為自己的表現沾沾自喜。

••••

「給你加個助手，怎樣？」莫仲年給涂予短訊。

「不是已經說過許多次了嗎？不要呀！」涂予沒好氣地想，短訊回覆：「不要。」

「我見你近來與原小姐過從甚密嘛！」

「沒這回事！」

莫仲年已讀不回。

涂予盯著電話，見老闆依然不回覆，其實心生虛怯。

涂予在看戲的那個晚上，在床上輾轉難眠，失眠，涂予生平只試過一次，而今次是第二次。顯而易見，他失眠是因為原加悠。

「她究竟是不是那個夢中人？」這是他在失眠的晚上問得最多的問題，當然，沒有人作答，只好自問

自答。事實上，答案是肯定的；藉著涂予與生俱來的
#預力，他會從夢中或感應中預知到一些事情；他從小就多次夢見架眼鏡的她，雖然模糊，但憑感應，涂予清楚知道那個她就是原加悠。

「她究竟是不是那個夢中人？」這個提問其實不過是無病呻吟.....涂予最渴望弄清楚的是：為甚麼多年來會夢見她？ 徹夜未眠，始終，也想不到結果。

晨曦時分，他細心一想，要清楚未知的事便應該要去認識、去了解。他努力回想，重新拼湊出他未成「怪人」之前的「正常」表現，當然，他還記得自己的感情是如何洶湧，必須練習怎樣收放自如。

涂予開始從工作作引子，作為連結原加悠與他的關係的第一步。他一如平日循秘道返回公司，只是比平日早。他辛辛苦苦的把辦公室的間隔屏移動，只能稍微移動，不要被人識破。他知道原加悠的工作位置，調校的方向、角度恰恰是在其工作間能斜望到她的。

霎時間，涂予感覺到有一股麻麻的力量在他脊椎流竄——
原加悠回公司了。他既不安又興奮，額角已滲出汗，面部仍然毫無表情。他拿著一塊鏡子，像提舉鉛鐵一樣，細細的移來移去，終於，原加悠倒影在鏡子上。涂予終於看到原加悠的樣子了，側面。

側面勾勒出的輪廓，足教涂予陷入一圈一圈的迷思中。

——
她的頭髮，才稱得上是秀髮。 / 秀氣秀氣，是不是源自秀髮的氣質？ / 眉毛要怎麼樣修剪方可像她的那般纖幼？ / 唔，她是天然的。 / 化妝又怎樣？ / 天然的。 / 眼鏡 / 噢噢噢！仍然看不到眼睛！ / /

涂予隨後開始工作，同時在想，不如約午餐？太唐突.....莫老闆說過，她專責跟進他的工作，這使涂予較容易走下一步。

涂予的工作間近出入口的位置，有兩個文件架，用以收取或送出工作上的往來資料，他平日只會把完成的作品放在「送出」的文件架上，公關部便會有同事取去並跟進。現在，他如火如荼地趕製一張廣告海報的草圖，務求完成便交稿。他甚至有點焦急，這個心態下工作，是他長大後首次。草圖完成了，他戰戰兢兢收拾好，在備忘字條上仔細地寫上幾個字，再小心翼翼地夾在信封上。字條上寫了：

「 致 原加悠小姐 謝謝 」

涂予這簡單不過的字條，迅即成為整間「思哲廣告」的火熱話題！只怪涂予這個人太怪了，他的首張字條，且是指名道姓的、與人溝通的，這個消息原本已足以嚼舌，還要經公關部原加悠以外的婆娘們由偷看得知，再無限延伸創作的傳播.....原加悠也從茫無所知，變為有點兒不知所措了。

涂予是故意的。

二人連線了，來來回回以文字溝通，或交談。幾個星期以來，涂予和原加悠的「關係」可說進深了不少。流言蜚語由此而起，引來特別注視涂予的老闆莫仲平給了他「關懷」的短訊，然而，及至目前，二人尚未正面望過對方一眼。

(待續)

7.進/退 (其之一)

「名山企業」擔當了逆市飆升的龍頭，卓名山禁不住意氣得發！他不忘打聽文守正的一舉一動和搜尋馬同材；前者僻處南區一隅，賦閒在家（當然了，沒有任何企業會漠視卓名山親下的「禁制令」。）；後者則銷聲匿跡。卓名山對文守正還是心存顧忌，決定吸納更多的股份，以防覬覦者有機可乘。

卓名山為免市場消息胡亂猜測，不以個人名義或集團名義去收購「名山」股份，改為成立一間衛星公司專責處理。當前時勢，金融市場漸漸萌起復甦的兆頭，各地的資金四面八方的流進香港股市，而政府的「振興基金」也加大注資，因此惹來「托市」之說。「名山企業」在此時更是備受注目，除了是因為從股災時期一枝獨秀之外，更由於許多散戶及財團俱在市場吸納其股份。卓名山眼中，如此情況更顯明文守正並非「名山」不可或缺的人，自己才是。

「我！卓名山！才是『名山企業』主宰！整個市場也要靠我！誰？誰方可堪稱舉足輕重？誰真的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？」卓名山豪情地想，雖不宣之於口，但已經深信不疑。他此時所展現的豪邁更勝當年。不經不覺，傳媒的力量、文守正多時的刻意經營，原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了他。他之前才為自己看穿文守正的技倆而沾沾自喜，他以為自己不會被阿諛沖昏頭腦，他以為。

「到底是誰召開緊急股東大會的？」卓名山怒不可遏！秘書嚇得不敢作聲。「說！」卓名山拍案一喝。

「是.....是章.....章之日先生.....」秘書差點哭了出來。

卓名山怒意稍退，仍是氣憤不已，心下嘀咕：「阿章搞甚麼鬼？他只是掛名的衛星公司的負責人，不知會我便召開大會？」

「卓.....卓先生.....」秘書還在囁囁嚅嚅的。

「先出去！」卓名山大喝後馬上致電章之日，聯絡不上。卓名山在房內來回踱步，尋思集團上下是否有任何可乘之機.....抖擻一下，整一整衣衫，邁開大步走各向會議室。

卓名山抵達會議室的時候，會議室已經坐滿了人，剩餘一個懸空的主席位置。卓名山雙眼掃視一圈時忽然一瞪，在肅穆的表情下更添上一陣惱怒的神色，他看見章之日坐在主席座的隔鄰，而坐在其身邊的是文守正。

「我特地出現，只為免卻諸多浪費時間的猜想。」文守正開門見山。

卓名山一眼也不看他，沉聲道：「胡律師！章之日只是掛名的，他無權把那公司的股份轉售予他人！是不是？」

胡律師立時說：「章先生並沒有轉售股份啊！」

「甚麼？」一時間卓名山轉不過來，便轉向章之日：「你今天召開會議作甚？」

文守正自行回應：「山爺請先坐下，我本就說為節省時間而來。」文守正溫文爾雅的欠身遞手邀請卓名山就坐，演講似的說：「今次會議是我叫之日召開的，我以『名山』股東的身份兼持有董事局副主席郭先生的授權書，動議罷免你。」

卓名山由聽見文守正聲音的第一秒開始，已在抑制著自己，如果眼神是武器，文守正已千瘡百孔！終究是歷遍風浪的大商賈，卓名山雖怒不亂，一字一字道：「你背後的是甚麼人？」

「與今天無關吧？」

「絕對有關！你替誰辦事？」

「山爺，你不是以為有其他同行要算計於你吧？我現在答你：沒有！沒有其他人要除掉你。是我，我要除掉你。」文守正若無其事地說。

「憑甚麼？」

「憑我是『名山』的第二單一大股東。」

卓名山大聲一喝：「大許！」許先生是集團的會計師兼董事。

一直低頭掃著平板電腦的許先生，聽見後抬起頭：「對，他是。」很平靜。

看見許先生的態度，聽到這答案，卓名山的心涼了一截。「文守正，你也很深謀遠慮啊.....」

「也不算，『名山』充其量是踏板一塊而已。」

卓名山很快的調整心態，質問：「你怎會有這麼多股分？」

「山爺你很聰明的開了間衛星公司『掃貨』，以確保持股量遙遙拋離所有人.....章之日是執行人，他是我在六年前安插入『名山』的人。」

「你竟然在向我自薦兩年前已有動作？」

「不錯，方便一點嘛。」文守正看看手錶，「你剛才說章之日不能私下轉售股分給我，再對也沒有了！他確是掛名，但卻以公司名義買股，乾脆點，我是把整間衛星公司買下了。」

卓名山在滲汗。

「還不夠你多！你是如此想吧？」文守正淡淡的嘲諷，「還有許多散戶呀.....」

卓名山的汗流得更多。

「為免打草驚蛇，我不能大手吸納，只好用分身術，運用小把戲扮散戶，聚沙成塔。」

一滴汗流至卓名山的眼睛，他忍耐著，不眨眼、不拭抹。

「在這一刻你也該明白，郭先生等幾位大股東，也贊成罷免主席。」

砰嘭！卓名山大力的關上門。

翌日的財經頭條：「**名山」易主！幕後操盤手文守正，堂皇登場！**

••••

「你看我的時候，可否正眼看？你一直在斜眼看我，令我覺得你不屑我啊？」

「我怎麼會不屑妳？我也不想的.....」

「不想就別再這樣啦！」

「我習慣了.....」

「壞習慣更要改！」

「嗯，好的。」

見涂予這麼順服，原加悠頓覺十分有趣，哄前定定的看著他。

「怎.....怎麼啦？」涂予以前不會難為情，現在懂了。

「我想繼續聽，你昨天說，一直看不清我的眼睛，後來又怎樣？」

「後來，我記起了一些事情。」

「你看見我雙眼後記起一些事情？」原加悠帶點失望地說。

「是。我記起我一直有個不記得的夢。」

原加悠忽然生出一種被欺凌的感覺，勉為其難地去嘗試理解：「遺忘了的夢？許多人也會.....」

「不是遺忘，是不記得。」涂予說得認真。

原加悠心想：「還要繼續惡作劇？」故意用狠狠的目光瞅著涂予，說：「遺忘與不記得，有分別嗎？」

「有啊！天淵之別！」涂予答得理所當然，「『遺忘、忘記』是之前記得，但現在沒有了這記憶！『不記得』是未必曾經記得，只知道是有一個夢，但未曾記得過它的內容。」

「我們去吃飯吧。」

姜師父以「順其自然」四字來批原涂予配搭原加悠如何助益於莫仲年。涂予和原加悠，就是這樣自然的走在一起。涂予感情強烈，但未曾試過對女孩子動心，他對原加悠有一份前所未有的感應，有別於對其他人情緒的感應，涂予對原加悠的那種，彷彿是另一個自己。

「認識你之後，我更不明白一些事情。」原加悠凝視著涂予。

「不明白甚麼？」

原加悠像是在破解極深奧的數學難題，眉心緊鎖地說：「他們都說你怪不可言，徹頭徹尾是個怪人...」

「我也知許多人在背後說我.....」

「我可不是這樣想，由第一次聽見這些說話，我便不是這樣想。」

涂予在期待。

「我覺得，你很有趣。」

只見涂予一臉詫異，他苦苦思量，吸一口氣，說：「我的預感.....強得可怕，有時連自己也難以置信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世界上真的有有一類人，憑著這種能力，為人們揭示未來。」
她輕托眼鏡，眯著眼睛，「預言家？」

他立時顯得有點懊惱，「不是.....不，是！是可以這樣稱呼，如袁天罡、劉伯溫、諾查丹瑪士等等。但他們不只是說預言的，又如諸葛亮、喬治•奧威爾，他們俱在不同的領域展示了特殊的『能力』。」

「喬治•奧威爾？寫《動物農莊》、《1984》的那個作家？」

「對，他用小說所表達的環境，與現在的世界不謀而合。而當時，讀者或評論家，都只是以為他在描繪蘇聯.....」

原加悠微微一笑，「我知道的，你一定有特別很特別的原因才會如此去孤立自己，疏遠他們。」

涂予像被刺針扎了一下。

「你也不是疏遠所有人呀，比如我。」原加悠甜甜的一笑，融掉了涂予無形的防護牆。涂予認真的對原加悠說：「忘了說，最初我一直看不清你的眼睛.....」

「嗯，快繼續說。」原加悠也不曉得自己在期待甚麼。

「你的眼睛，對我來說，是鑰匙。」

(待續)

8.進/退 (其之二)

卓名山引退，文守正上場，不過是短短半年，「名山」的業績勢不可擋！除了證券部依然表現出色，是財經界的翹楚外，地產投資方面更令人眼前一亮，屢次在競投昂貴地段時勝過老牌地產商。文守正的個人財產在半年間隨著「名山」股價屢創新高而暴增，成功進佔富豪榜的前列。

「法老，感激不盡！當日若不是法老出手，我也未必能夠這麼順利完成任務！萬斯赫卡！」

「唔！你表現不錯，好好預備第二步。萬斯赫卡。」

「知道！萬斯赫卡！」

雖是不見面的密訊，但文守正展現出前所未見的謙卑，比下屬對上司更甚，如同臣僕覲見君王。

文守正告別「法老」，移往木球會，會客廳內，文守正侃侃而談，同坐的三人俱在陪笑，其中一個方面大耳的中年男人邊笑邊說：「文先生確是真知灼見！厲害！」另一個瘦皮猴似的也搶著說：「更難得的是文先生這樣年輕！前途不可限量呀！」

文守正淺淺的微笑一下，「客套話早就說盡了吧？不必了！請兩位務必把我小小的愚見，轉達給司長。」

方面人：「那還用說麼？你們企業有如此愛港之心，回饋社會，我們自當大力支持！」

「司長定必慎重考慮的！放心好了！」瘦皮猴不甘後人。

「我先在此道謝！之日，送兩位。」同坐的第三人是目前忝為文守正助理的章之日。

文守正毫不避忌的儼如主家。

章之日送二人上政府的官用房車。

房車內，二人由滿臉堆歡到神情陰深，不用半秒，瘦皮猴：「哼！胃口不小啊！已經是大富豪，還想染指官場！」

「人家也沒有明目張膽，不過是向司長建議合作搞慈善罷了！」方面人語帶諷刺。

「司馬昭之心！」

「富貴富貴！自古以來，人富欲貴，多金便想有權，千古不易之理呀！」

「嘿！也該如此！我們兩個能從中濕潤一下，無妨！」

二人大笑。

瘦皮猴忽然一征，「說起來，這姓文的冒起得真快！」

「吞了卓名山嘛！全城皆知，又如何？」

「我不是說他奪了卓的江山，而是他接掌後，不僅證券，連地產也搞得有聲有色！」

「唔……對啊！」方面人乍然想起，「他有幾次投標，也是僅多第二位少許！」

「莫不是使用商業間諜？」

「不似，『名山』有好幾個項目，不要說是在政府公佈消息前籌劃，據我所知，是更早！而且早很多！」

「未卜先知？」瘦皮猴狡黠的說。

二人又相視大笑。

••••

「太慢了！」

聽到文守正此言，章之日頓時慌慌張張，「文少，我送了他們上車後便立刻回來……」

「蠢材！」文守正狠狠的從牙縫中吐出這兩字。

章之日自命聰明絕頂，實在難以接受被罵蠢材。但對這個比他更聰明的主子，只好說：「對不起……」

」

「我是說，我們的計劃，進行得太慢了！」

「呃.....是！是！我會更積極去幹！」

「你現在是不夠積極嗎？不是。是因為你影響不到決策者。」

章之日凝神聆聽，心甘情願地接受教導。

「雖然你沒有那能力，但我數年來的訓練，也讓你或多或少可以令他們的態度軟化.....」

「文少！我不是推卸，而是.....連接觸也接觸不到，更遑論影響？」

文守正看著章之日，不作聲，良久。然後滿意地說：「唔！好了！你沒有瞞我，很好！」

章之日如站懸崖，「文少.....你不信我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.....為何要『看』我？」

文守正嘴角上揚，「你當是試劍吧。」

「文少，你要.....」

「我要親自出馬。」

•••

原加悠開朗感性，喜歡看書、藝術，也愛到處走走，時常獨個兒去海邊；然而今天有涂予作伴，縱使他非常不習慣，但樂於陪伴在原加悠身邊。

「我很喜歡看海。」原加悠說罷，閉起雙眼深深的嗅著海風。

「為甚麼？」涂予不是隨口問的，他最怕走到戶外，他認真的想知原因。

「因為海.....很大很大，好像可以包容一切。」原加悠睜開眼，白雲飄去，陽光輕掃她的臉，她眯著眼的說：

「海，又令我感到很平靜。」原加悠轉臉看了看涂予，「哈，我剛剛被太陽照得要眯眼睛，我猜有點像你。」

涂予笑了笑，是近年最由衷的笑，他內心充滿愉悅，笑容仍然生硬，但很有誠意。

「許多時候，我只能對著大海說心事，樂也好、苦也好，一切一切都只可向它說.....」

「噫？妳這樣開朗，應該有很多朋友才對吧？」

原加悠抿著唇，在煩惱著該不該說。

「人人都說你是個怪人，其實，我想告訴你，我才是古怪得可以.....」

涂予做了一個充滿信心的表情，表示樂於聆聽。

原加悠眼神幽幽，「我時常做夢，很多時.....」

「夢？」涂予錯覺中了獎。

「很多時我會混淆了真實和夢。」原加悠說後緊盯著涂予的反應，看他有否異樣。

「是。」涂予在瞬間克制自己，然後漠然。

原加悠稍稍疑惑，「我時常會覺得這件事我是否做過？我好像來過這地方.....這個人我明明不認識，但為甚麼又似是相識的？是不是在夢見過了？」

涂予聽時已會心微笑，他猶如學長教導小師妹：「妳知道嗎？許多人也如此的，人們通常以『似曾相識』四字概括。也有許多人認識這叫“Déjà vu”。」

原加悠似是聽到考試的攻略，「我也聽說過.....！『似曾相識』！但.....」

「嗯？」

「因為，那不是純粹感覺，是很真實的！」

「是！是怎樣的？」涂予極興奮，但面上不動聲色。

原加悠從袋子裡取出錢包，翻了翻，尋到了一張發黃的便條紙，她遞給涂予，上面有像小朋友寫的幾個字：

「C節 魚 星人」

涂予看著這張殘舊的便條，脫口問：「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原本也不明白。這是在小學時寫的，連續發同一個夢，差不多一個月吧.....我夢見一個伯伯，很親切的，帶我到海邊，跟我說故事。細節在當時還記得，現在全忘了.....在那時候，我覺得發同一個夢這麼多次既有趣又煩厭，便寫下了在夢中多次聽到的幾個字.....」

涂予喃喃：「C節.....C節.....噫！思哲？」

「對啦！是不是很奇怪？」原加悠驚喜不已。

「有趣有趣！魚.....一條魚？魚.....」

「是你呀，涂予.....予。」

(待續) _____

9.攻/守 (其之一)

章之日陪同文守正到達財政司司長辦公室，章之日意氣風發，反是文守正低調平實，走過重重關卡，只見方面人與雷司長於會客廳接待他們。

「文先生、章先生，久仰大名！請坐。」雷司長出乎意料的謙遜。

文守正二人俯一俯身，章之日先就坐，文守正特意趨前與司長握手；其實，雷司長叫他們先坐本就是不願跟他們身體接觸，他想：只不過是「商家佬」意欲攀附而已，門面工夫一罷便不理他們。文守正的手跟司長一握，僅兩秒，溫潤的手有道親切的觸感移進司長，司長莫名的對眼前的這個巧取豪奪的掠食者減少了反感。

雷司長原意打招呼之後，便全權交由方面人與文、章兩位接洽，自己才不屑為他們多花時間。然而，此刻的雷司長，看來心情不壞，改變原擬計劃。

「文先生，閣下的意見書我有略讀，頗值得參考，我會與首長再商討，」正當雷召長耍完官腔想送客時，他察覺到文守正的眼睛閃出點點微微的光芒，有節奏地流動，雷司長覺得文守正並不似唯利是圖之徒，「且聽他要說些甚麼吧！」——雷司長想了這麼多，只是一剎那的事。

「司長，意見書的內容決不是我一家之言，而是請了多位財經專家、大學教授研究的成果。出發點當然也不是純為我們公司設想，目的確是為了回饋社會。」

雷司長有點兒錯愕——明明是陳腔濫調，為甚麼？我會覺得.....有些感動的？

「我擔心，涉及的金額太龐大了！消息傳出後，難保反對派不會扣我們『官商勾結』的帽子！」雷司長在感動的同時，竟把心底的隱憂如實地相告，說罷，他自己也奇怪。

文守正哈哈大笑，笑聲如弘牽動著雷司長，文守正除下眼鏡，用手帕拭抹鏡片，笑著說：「如果是政府繞圈給財團輸送利益，那才叫『官商勾結』！對嗎？現在，是我們『名山』設立慈善基金，再注資入『振興基金』，讓政府牽頭、我們尾隨，擴大福利範圍，惠及更多市民。這樣，對政府的威信，肯定百利而無一害！」

「是的！」——這兩字，險些就說了出來，雷司長冷汗從頸邊冒出，很快，他鎮定的「唔」了一聲。

「『回饋社會』可不是口號啊！雷司長，為此，我一定要出錢出力。」

「哦？即是.....」

「我誠意向你舉薦一個人才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我身邊這位——章之日。」

雷司長發覺今天自己的腦筋有些不妥，但不至盤算不了，說：「章先生？他是閣下的的左右手啊！」

「正因如此，大家也不會懷疑他的辦事能力。這次，我可是忍痛割愛的。」文守正說得感情真摯。

雷司長想拒絕，但剛咳嗽了一聲。

「懇請司長接納，讓章之日出任財經事務局副局長。」

「咳咳！」雷司長咳嗽得更兇了，一會兒，雷司長喝口溫水，說「見諒！該局已有副局長。」

「兩個星期後，周副局長會辭職。」文守正戴回眼鏡，平平地說。

...

原加悠跟涂予漫步在上環荷李活道，原加悠未曾來過此地，深深的被這兒的建築吸引，古老但不殘破，風格中西兼容而不混亂。整個地區的氛圍讓原加悠沉浸其中，殖民地時代的虛幻、舊香港的樸素，原加悠乍然覺得自己不是在香港。

「到了。」涂予停步，指指二樓。

原加悠但見兩排恢宏的古董街之間，有條暗暗的小樓梯，像夾縫、也像棧道，她抬頭望向二樓，是一列油漆剝落的鐵窗，不知是否有人居住或開店？

「甚麼到了？我們不是來閒逛的嗎？」原加悠是喜歡驚喜的，但在密密麻麻的古董之間製造或尋找驚喜……

——有點悶。

「是閒逛，也是探訪。」

「探望誰？我甚麼也沒預備。」

「不必了！我跟他熟稔極了！」涂予與原加悠相處愈久，便愈神氣，比平時活潑得多。

「那麼他究竟是誰呢？」原加悠不是好奇，是擔心。

「他，喜歡別人視他為紳士，但街坊說他是假洋人；他是二樓這間古董店的店主。夠詳盡了嗎？」邊上樓梯邊說，二人已到店的門前。

店門上掛了個木造招牌，刻有「骨蘆」二字。

原加悠注目於店名，「甚麼意思啊？就是這兒？」

「對。」涂予拉一拉門口的搖鈴。

一位老紳士開門迎接，稱他老，是因為一頭銀髮，且留有白鬚白鬚；而一身筆挺的西服、結「煲呔」、佩戴金絲眼鏡、口袋插了袋巾——儼如英國紳士，他高高瘦瘦，乾乾淨淨，年紀不小卻毫無老態，更且精神矍鑠。

「爵士。」涂予雖仍是語調平板，但他的神氣中有一點點的敬畏。

爵士看看涂予，表現出有點厭惡，「你來早了。」再看看原加悠，頓時歡歡喜喜的：「啊！是妳！請進。」

原加悠十分詫異。明明與這位老叟素未謀面，怎麼像認識自己。

進到店內，中西各國古董，林林總總，原加悠為之目眩。收藏品的數量固然驚人，更引起原加悠好奇心的，是每件藏品也彷彿具有靈性。

「不錯！妳『看』得很好，這些傢伙都有靈性的。」爵士像在解說。

原加悠頓然不知所措，內心像被醫生用心臟震顫器震動了一下！她瞪大眼睛，脫口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在想甚麼的？」說完，嘴巴卻沒有合上。

爵士嘻皮笑臉，笑得跟清癯的外表並不配搭，「嘻嘻……猜的！」旋即又對涂予板起臉：「還不請原小姐坐？也不招呼人家喝些甚麼！」

「妳要喝甚麼？這兒有茶、水、酒……」涂予忙問。

原加悠腩腩腆腆的說：「不用了。」

涂予對爵士說：「她說不用了，我要……」

「誰招呼你！」爵士替煙斗點火，一呼一吸，香煙籠罩了他的臉孔，說：「你們實在是來早了，須知道，那個人不過是九柱神的先鋒，若打草驚蛇，那便糟天下之大糕了！」

原加悠覺得有趣，卻也升起更大的問號，那個人？甚麼九柱神？

涂予見此情形，急道：「我和她其實只是到處閒逛，逛到這兒而已，不必說這些，人家會被嚇壞。」

「你對我說這些，不汗顏麼？予啊！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

(待續)

10.攻/守 (其之二)

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請辭，政府邀得本港某大企業的高級行政人員章之日先生接任，章先生為了加入政府服務市民，他甘於放棄千萬年薪，可謂犧牲不小。——如今的新聞報導，活像政府的宣傳文告。

「咳咳……咳咳！」自從與文守正會面後，雷司長未停止過咳嗽，「咳咳……咳咳！」他像是要把近來所受的委屈吐出來；又或是他被文守正的氣焰逼迫，壓得他不吐不快。雷司長冒著被查究的風險，向上位者推薦章之日，連他自己也不明所以。「咳咳……咳咳咳！」想到早前與首長傾談，跟駐港陸官匯報，雷司長又控制不了的咳嗽。

「雷司長那種情況，是受到哪種能力影響？」章之日行將出任高官，惟好奇心使他在興奮之餘不忘試探。

「你不是與我同類，不要多事。」文守正的氣度愈來愈高揚，君臨之態愈來愈明顯。「如今，我們分途進擊，我依然在經濟上攻城掠地；你，則好好的去當你的高官！在政府中籠絡打探，與我，裡應外合。」

「是！定當不辱使命！」章之日雖在公司位極人臣，又將要出仕，但對文守正仍舊必恭必敬——因為，他見識過文守正的能耐，他亟欲知多一些那種能力的底蘊，「文少……我……」

「不要，之日，不要。」文守正平靜的語調撫平了章之日充盈欲破的好奇心，「知道得少一點，對你不是壞事。還有，你投身政府後，要訓練自己去忘記『名山』，徹底的進入官僚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今天是你最後一天在『名山』，與我去一趟大埔，作最後一次出差。」

平素的文守正講求效率，今天卻與章之日一同乘坐遊艇遠渡大埔。船泊馬料水碼頭，一個身穿素麻的老叟垂釣，文、章二人上岸，章之日察覺到文守正稍為收斂了其「氣派」。

「姜師父！別來無恙吧？」

「我道是誰，稀客啊！」姜師父對文守正明顯地生出防衛意識，但表面上依然毫無異樣，瞄到章之日，「啊！新任高官駕臨，幸何如之！」

章之日未知對方底細，禮貌地說：「好說！好說！我是章之日，幸會！」

「不介意我們不請自來吧？」文守正被海風吹亂了頭髮，他一邊說一邊梳理，也細意看著姜師父的動靜。

「這兒又不是我買下的，怎能介意？」姜師父故意放下魚桿，伸展筋骨，以舒緩他的不安。

「章先生原是我生意上的好伙伴，現在要當官了！姜師父，來，給他看個相，指點指點。」莫仲年對姜師父的是請求，文守正的是吩咐。

「文先生神通廣大，還用老朽班門弄斧？」姜師父站起來，退後了一步。

「之日站近些！讓姜師父看真點！」

姜師父不再多說，便依言細看章之日的面相，看罷，低頭，看看章之日，又看看文守正，才道：「我不敢說。」

「說吧。」文守正瞅著姜師父，面帶微笑。

姜師父面色凝重，眉頭一緊一弛，彷彿有千思萬緒，這叫章之日不禁緊張起來。

文守正走近姜師父，伸手輕輕一搭他的肩膀，「說吧。」

姜師父見文守正走近已防衛更甚，而文守正的手接觸到他的身體，姜師父驟感渾身舒泰，但姜師父靈台仍然清明，這令他可以同時感覺到危機。他像是要向全校公開承認自己剛剛撒了尿的學生，「文先生，不是我不肯說……」霎時，姜師父的面容像得了急性腸胃炎，「實在……實在是不敢……」

章之日暗地追隨文守正多年，直至近月才在光明處並肩；他從前是略聞文守正有獨特的手段去對付別人，現在親眼目睹文守正的能力，「加入政府好啊！將來若有甚麼事端，可靠政府抗衡，嘿！你一個人大得過政府？」章之日看著姜師父扭曲的表情，思想著日後的後路，不愧是文守正秘藏多時的匕首……而這把匕首，最終是刺傷敵人，還是剛鋒易折？

文守正的手離開了姜師父的肩膀。

姜師父神色漸緩，深呼吸，「呼……」

文守正閃出不屑的眼神，「少裝模作樣！你不是神算子、生神仙嗎？些許的『能力』也受不了？」

姜師父有點茫然。章之日的手在抖顫。

文守正兩眼彷彿似透光，直射姜師父，姜師父無甚反應，有點出神的說：「章先生額頭飽滿，顯然身居要職、從政得財，而且鼻子挺直，準頭圓，注定名利雙收……」

文守正失笑，「這有甚麼不敢說的？哈……哈……！」笑笑說說之間，文守正瞥見姜師父閃過猶豫的神色，「你真厲害！不過，久守必失呀！」

章之日終於忍不住，肯定的說：「姜師父，此處只有我們三人，你看到甚麼，就說甚麼吧！」

文守正暗暗讚賞章之日，離開幾步，俯身提起姜師父的釣魚桿，隨手一揮，「嗖」一聲，魚鈎飛得很遠。

「你們有何大計，我不敢過問，只是……一失足成千古恨呀！」姜師父說時帶點無奈。

「你說我會失敗？」文守正望著大海。

「你當然可以兵行險著，但可能一敗塗地……」姜師父直言不諱。

「有種！」文守正拋下魚桿，轉面向著姜師父。「你的弟子，還好嗎？」

•••

「你這小子！區區一個文守正便教你陣腳大亂了？」爵士用英國古董茶具，品嚐著普洱茶。

「也不是。相信我吧，我是真的和她到處逛逛而已。你知道啦，我是悶蛋一名，逛著逛著，便來到這兒了。」

「算了算了！」頓了一下，爵士瞄了瞄原加悠，「也不替原小姐設想一下，你貿貿然帶她到此，聽我們說這麼多，不怕嚇壞人家嗎？」

原加悠毫無機心地說：「閒聊罷，怎會被嚇壞？」

爵士突然凝神細看原加悠，因剛剛她的回答，觸發起他憑藉修為而日趨發勁的敏感神經，端詳過後，悠然地說：「呼……原來如此，是璞玉啊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原加悠和涂予同聲問。

「是畫框，是劍鞘，是刀架，是青花瓷的紋。」

涂予：「愈說愈糊塗了。」

爵士像是小孩找回失蹤多時的心愛寶貝一般，「嘿……嘿！傻小子！平日你是甚麼模像的？在我『骨蘆』，或是與我相處又是如何？」

「……」涂予一陣迷惘。

爵士站起，滿有風度的向原加悠行了個禮，原加悠也笑著回禮，爵士說：「請恕有失禮數，尚未自我介紹，本人姓袁，袁希孟，跟妳真有緣，妳姓原、我姓袁，但是彼此不同源，妳是原來如此的『原』，我是袁崇煥的『袁』。今天初見面，幸會幸會！」

原加悠樂不可支，不修飾的大笑。

涂予卻感到難為情之極。

袁希孟說完便復坐並品茶，相當愜意。

「為甚麼他叫你做『爵士』？」原加悠對這位老紳士確是充滿好奇心。

袁希孟自豪地說：「因為我是貨真價實的『爵士』呀！我祖上於百多年前已定居英國，因在所住的郡有所建樹，晚年時獲英皇授勳，封為爵士，此名銜是世襲的。因此，區區老朽便是如假包換的爵士！嘿！」

原加悠一臉「哦！原來如此」的表情，真是上佳的聆聽者。

涂予則可能因為聽過無數遍，一臉木然。

原加悠忽然問道：「咦？老朽？你不算老吧？」

「嘴巴真甜！」袁希孟顯然很受用。

「你之前說到哪裡？說他平時如何，今天又如何？」原加悠問。

袁希孟如夢初醒，「呀！對！」隨即指著涂予，「我說，你呀！平日是一塊木頭，單眼皮小眼睛，人家說十句

你才回一句！」

「那有這麼誇張？」涂予抗議。

「我有誇張嗎？嘿！但是呢，在我這兒，你就回復內心的樣子，嘻笑打鬧，與普通人無異。」

涂予沒有反駁，原加悠細心傾聽。

袁希孟喝完一杯，原加悠替他添茶，袁微笑道：「然而，我留意到，你近來不必在我身邊，你也可以放下壓制狀態……」看看原加悠，又看看涂予，「因為她出現了。」

涂予二人大窘。

「哎呀！你是喝茶還是喝酒啦？喝醉了嗎？胡說些甚麼？」

袁希孟正色道：「沒有胡說。你是**名劍**，她是**磨劍石**……你與她，**天生一對**！」

(待續)

11.強/弱 (其之一)

十六年前，香港。「你們有一位古人，據聞是哲學家，他說過：『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！』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！因此，你可以去死了！」一個黃髮藍眼的洋人，用純正的漢語口音說道。一個中年男人一臉驚愕，聞言後不禁退後，漸漸退至大廈天台的邊緣。「我.....真的不是！我全無頭緒.....你們為何這樣？」剛才說話的是阿匹斯，身旁的是涅伊特，涅伊特同樣是藍眼睛，頭髮則呈褐色；涅伊特身型魁梧，接近二百公分高，滿臉鬍鬚，卻很年青；阿匹斯比涅伊特矮約十公分，也較年長，約廿五、六歲。阿匹斯對涅伊特說：「你剛晉為神祇，要不要試試？萬斯赫卡！」「當然好！萬斯赫卡！」滿懷自信的涅伊特已踏前走向中年人。中年人尚在震顫，挨著欄干在喘氣，他低著頭，不敢對視二人，直至一個巨人黑影襲至，他膽寒地抬頭一看，只見涅伊特目露兇光的俯視著自己，想逃，但雙腿麻痺了。涅伊特伸出雙手，捏著中年人的兩臂，「嗚呀！」中年人不知是受驚還是痛楚，叫得淒厲。

「你弄痛他了，沒此需要。萬斯赫卡！」阿匹斯對同伴循循善誘。

「我沒有使勁啊！萬斯赫卡！涅伊特覺得中年人很幽默。「大叔！預備好了！」雙手附著中年人兩臂，兇兇的盯著，不斷運用其修行得來的能力，移送對方身體。

中年人被他盯視，本想移開視線，但竟移不開，他由惶恐到麻木，麻木至昏昏欲睡.....忽然，涅伊特用前額撞向中年人的頭顱！「篷」的一聲，中年人暈倒在地。

「涅伊特！去你的！為何你總要做多餘的事！萬斯赫卡！」阿匹斯勃然大怒，同時蹲下觀察中年人的情況。

涅伊特竟然有點不好意思，「嘻嘻！老毛病，沒辦法！哈哈！萬斯赫卡！」

阿匹斯凝重地說：「我警告你！涅伊特！集中精神，單用『#能力』已可以達到效果，不必動粗！萬斯赫卡！」

「不不不！阿匹斯，你說這叫動粗，我說是技擊！若我們單憑能力，欠缺武力，與『眾神』有何區別？萬斯赫卡！」

「年青人！尊重些！唔.....我們走吧！萬斯赫卡！」

「走？不是要消滅**聖人**嗎？萬斯赫卡！」涅伊斯猶如一個被拿走心愛玩具的孩童，千般不願。

「所謂『消滅』、『死亡』並不是單指肉體上的。萬斯赫卡！」

二人離開天台。中年人仍然昏迷。

過了約一刻鐘，一個小童氣沖沖的走上天台，喘著氣同時焦急地尋找。

「爸爸！」小童乍見中年人伏在地上，情急地大喊出來，連忙上前察看父親的景況。「爸爸！爸爸！醒醒呀！爸爸！」他猛搖父親，其父寂然不動。他內心極其焦急，那種擔憂的情緒，正幾何級數的提升！這個六歲的小身軀，承受著超出負荷的感受，在將要暈厥之際，有個人及時走近，扶著小孩，那人的手拍拍小孩的肩，小孩感到有力量傳遞。

「小朋友，別憂心，你爸爸只是暈了，我會送他去見醫生。我姓姜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涂予。」

•••

姜師父默不作聲，良久。文守正邀他上船，章之日未知文守正的心意，便先開船。

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」姜師父終於開口。

章之日心下嘀咕：「究竟我們要找誰？他媽的！甚麼也神神秘秘！」

文守正躺在椅上，寫意地望著海波，雙瞳隨浪晃動，「你知道我要找誰嗎？」

「我.....我不知道.....」姜師父的手在滲汗，令他雙手不斷揩擦褲子。

「哈哈！你這不是矛盾嗎！」文守正笑得開懷，但他的笑聲愈響亮，姜師父的汗滲出愈多。「告訴我，**聖人**在哪？你的弟子在哪？」文守正笑著說。

「**聖人**甚麼的，我不曉得。至於弟子，我沒有一百也有八十，你是說誰？」姜師父既然算不出是日兇險，只好硬著頭皮盡力胡混過去。

文守正不復言笑晏晏，冷眼看著姜師父，「停船！」這卻是對章之日說。

他們正處於大海，岩島圍繞，海風一拂，姜師父生出一陣寒意，文守正仰望天空，「姜師父，這又何必？你太小看我了！」姜師父忙道：「不是不是！我沒說謊！我的弟子們，確是如此多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文守正一斥，俯看大海，「你知道嗎？要你消失的話，毫無難度。我想知道，誰是**聖人**？是不是你的弟子？」

霎時之間，姜師父不再表現得惶恐，變得平靜自然；文守正看出他正運用「能力」去驅除驚慌情緒，又加重力度去舒緩緊張，回復安穩狀態。

「沒有**聖人**。就算有，我也不曉得是誰。」不再緊張的姜師父漸漸恢復名家氣度，不待文守正追問，續說：「還有，我那個弟子嘛……斷非甚麼 #**聖人**！他自小失去父親的愛，怪可憐的！」

文守正聆聽著，沒有任何反應。

風吹得猛，姜師父拉緊一點衣衫，「我認識他少說也十多年……文先生，你問這些幹甚麼呢？」

「他在哪？」

「就在香港啊！你說 **聖人**！嘿！**聖人**會為了一個女子把自己改變得那麼厲害的嗎？」

「嗯？」

姜師父哆嗦了一下，「風比前大了，送我上岸吧，可以嗎？」

「嘿！」

(待續)

12.強/弱 (其之二)

十多年前，那時涂予六歲。

涂父被送醫院診治。

涂母和涂予徹夜於醫院守候。

在醫院院舍外，是個偌大的花園。小徑上，一個身穿深藍色西裝的男子和一個唐裝衣衫的男子一同踱步。

「這次，我不得不向你道謝。謝謝你！」西裝男說。

唐裝男：「這是我欠你的，姑且當作還點利息吧！」

「阿姜，從前的恩恩怨怨，可以擱下.....只是，如今我們要面對的，是強得可怕的敵人.....」

阿姜搖頭，「那不是我的敵人，恕我不奉陪了。」

西裝男斗現一絲怒氣，但旋即壓制了，很誠懇地說：「正正因為我要牽制敵人的首腦，分身不下，才火急請你營救涂先生一家，幸得你出手，否則不堪設想！」

「爵士，我是誤入歧途的了，還算不算是**預者**也成疑問，與你的能力相比簡直是天淵之別！我自問沒本事.....」

「你不算，那傢伙才是真正的入了歧途，而且不是誤入，是自甘墮落.....唏！說回來，他們的首腦是個自稱為『法老』的超強人物，另有不知數目的**眾神**輔助.....」

阿姜嚇得停步，呆望爵士。

爵士也停下來盯著阿姜，「這個組織叫『**九柱神**』。」

阿姜出神的喃喃：「『法老』，即是古埃及的皇帝.....『**九柱神**』？啊！是埃及神話！埃及的眾神！」

」

「不錯！這組織的骨幹成員會以法老王的權杖：萬斯、赫卡作為記號。」

「萬斯、赫卡？」阿姜尚未定神，忽然大叫：「唏！不管了！與我無關，我走了！」

「姜！如果日後，你可以幫這小朋友一把的話，就請你幫一幫吧！」

阿姜不置可否，「嗯」了一聲，就此離去了。

涂父持續昏迷，涂母變賣資產以支付長期住院的費用。一天，涂母帶著涂予趁街市關門前去買菜，回家路上，遇到一個紳士打扮的男人。

這男人脫下帽子、躬一躬身，向涂母行了個禮，涂母先呆一呆，繼而禮貌地點一點頭。

「涂太太，請恕我冒昧，這是我的名片。」

涂母接過這男人雙手遞上的名片，一看：**袁希孟 爵士 骨蘆古董店店主**

「袁.....袁爵士，有甚麼事嗎？」涂母在疑惑古董店店主找我幹甚麼？

「我是涂先生的朋友，可以借步到前面涼亭說話嗎？」

於是涂予母子隨袁希孟身後步前，「咦？叔叔，你怎麼如此難過？唔.....而且又為甚麼激動？」涂予突然的說，涂父臥床接近一年，如今他七歲了。

「予！別又亂說話！」涂母急斥兒子，已是尷尬萬分。

「不必介懷，來，我們先坐下說說。」袁希孟說時並用袋巾輕掃石櫬，示意二人可坐。

「你相當厲害啊！小朋友！」袁希孟凝視涂予，由衷地稱讚。

涂母更覺尷尬。

「涂太太，或許涂先生未曾提及過我，但事實上我們相交多年，我年紀比他大，他叫我孟哥.....」

涂予聽後閃出懷疑之色，望向袁希孟，見他也是一瞥，頓然教他接收到一個訊息：「別拆穿我。」

袁希孟取出一張相片、一份文件，續說：「阿涂他生活檢樸，存了些錢投資我的小店，約有三年了！」

」

涂母半信半疑，接過袁希孟遞過來的相片，

「請看看，當時小號搜羅了一個珍貴之極的青花瓷，我特意叫阿涂來合照，留個紀念。」

涂予伸長脖子看看，偷笑。

「至於這份文件，是阿涂的股權文件複本，正本是他人入股時收好的，妳就先收起副本吧。」

涂母漸漸從半信半疑到相信眼前的這個紳士，除了因為有相片、文件外，更因他的眼神彷彿散發出讓人安心的光芒——這與涂予有時所散發出的很相似。

「呀！差點忘記！這張支票，是分紅來的，嫂子妳代收吧！」

「這……」涂母接了支票，「噢！這麼多？我老公投資了多少呀？」確是又驚又喜。

「股權文件有列明的，其實也不是太多，我才是大股東呢！說個秘密：小號生意不俗啊！」滿臉堆歡，袁希孟有點似推銷員。

「嫂子，除了這些，其實，我還有事情。」

「是，請說。」

「阿涂跟我提及過，說令郎是個神童。」

「甚麼神童！」涂母面有難色，但又掩不住喜悅之情，「這個小孩……是有過目不忘的本領，像是不必溫習也能考得好成績，不過……」涂母難於啟齒。

「不過他有時會看穿別人的心事或秘密，對嗎？」

涂母震撼非常，這個紳士殊不簡單啊！

涂予十分興奮，這個叔叔很有趣嘛！

「嫂子，我有個大膽的請求，我想收小予為徒，讓他可以學習發揮先天的潛力。」

「好！」

•••

文守正並沒有傷害姜師父，反而賠了不是，並送他回住處。

黃昏，姜師父走至屋前的魚排，遙看落日，思緒萬千。

姜師父知道文守正是「同類人」，再砌詞回答他有關「**聖人**」、「弟子」的質問，不僅徒勞無功，更恐惹來反效果。因此，電光石火之際，他以富家子莫仲年灌進思想脈絡；他不曉得文守正知道幾多，只曉得若說謊定遭識破；是故奮力聯想莫仲年與那個「弟子」的近似之處；父親偏心兄弟，算是缺乏父愛吧？結識娜娜後才努力營商，也算是因女子而改變吧？——或許有點牽強，但其時姜師父確是全力施為，回答時徹徹底底的以莫仲年為弟子。

總算瞞過了文守正。

然而，真的瞞過了文守正？

「之日，你怎麼看？」文守正與章之日返回市區，在灣仔用膳，剛喝了一啖餐前龍蝦湯，文守正便考核他的前

下屬。

「坦白說，我不清楚來龍去脈，難以判斷……但我聽得出，姜師父回答得沒有破綻，態度也沒有可疑，應該沒有撒謊。」

「哈……」你攻讀過讀心術，聽你的準可靠！來！我們飲杯！」舉杯邀飲，文守正對章之日散出一點點的「能力」，是關乎友誼的。

「飲杯！祝文主席傲視同群！」章之日未飲竟已似有些醉意。

「說得真好！我也祝你官運亨通！造福香港！」文守正表現得很豪邁，有點像卓名山。

靜下來的時候，文守正誠懇地看著章之日，「之日，你知道我何以帶你去見姜師父？」

「我本想問。」

「為何不問？」

「我們行將分途進擊，我想，不必追問，你會告訴我我所需要知道的東西。」

「之日！很好！真的太好了！」文守正貪婪地咀嚼牛扒，吞嚥後再說：「甚麼

#聖人，你別深究，你只要明瞭，世界上，還有其他人擁有如我一般的能力，你可以視為敵人！」

章之日聽的時候，剛好吞下了一鱈魚，「是！」唯恐回應得不及時。

「你看看近鋼琴那張枱，他準備在今晚向女朋友求婚。」

章之日依言望向那張枱，發覺只有一個男人，也沒有鮮花甚麼的。

「你又看看女神石像旁的那張，有個男的在與侍應說說笑笑的那張。」

「有何特別？」

「他是設計師，所以靈感高於一般人。」

「你從何.....從何得知？」章之日覺得文守正今晚特別古怪。

「我『看』得出。」

章之日大為訝異，「憑藉你的能力，連這個也能『看出』？」

「對！一個人的靈感是高低，我這類人是可以知道的，古人說『鑑貌辨色』相當有道理，但也遠不及我的能力。當然，為了證明我說得對而特地走過去問問，又太無謂。」

「不必！文先生，我肯定你對！」章之日頓了一頓，正想說話：「還是先吃東西！」

文守正向來喜歡玩心理戰，不管是大鱷卓名山，隱世的姜師父，還是一手提拔的章之日，他也喜歡以近乎戲弄的姿態去與他們相處，他最喜歡操縱。

晚飯吃了一段時間，見到餐廳經理走到石像旁的那張枱，彎身聆聽那個男的說話，不一會，經理微笑說好，並親送對方離開，然後經過文、章二人。

章之日叫停經理，「經理，純粹好奇而已，怎麼剛才那個男的不用結帳？」

經理知悉二人身分，恭敬的回答：「因為他是我們老闆專程請來的設計師，自然是老闆請客啦！」

章之日續問：「那他剛才跟你說的.....」

經理聰明伶俐：「就是吩咐我要打點的東西，他很快便要動工了。」

章之日禮貌地打發走經理，對文守正笑了笑，但掩飾不到內心的疑問。

「唔！甜品來了！」文守正也不隱藏他的得意，開始品嚐他這略帶苦味的黑咖啡蛋糕。

「我知道了。你特意顯示能力，是要我從政府內部看是否有你『同類人』的資料.....」

「不錯！但不止這些，你在政府的角色，除了之前我們所擬定的，其他我會逐點逐點告訴你。」

文守正說罷，鋼琴那邊響起音樂，但音樂並不是出自鋼琴，而是在鋼琴的鄰桌，有位樂師演奏著小提琴，那個男人單膝跪下，仰望著一臉驚喜的漂亮女子。

(待續)

13.悲/喜(其之一)

袁希孟冒昧的向涂母提出納涂予為徒的要求，有人毫不猶豫的應了聲「好」，答應的人是涂予。涂母原為丈夫病情、經濟壓力而心力交瘁，袁希孟的出現正好解決燃眉之急，既是丈夫朋友，又知悉兒子的異才，也就安心讓袁希孟教導兒子。

「你，要繼續上學，與一般香港學童無異。」

「吓.....？」

「測驗、功課、考試，一應俱全，而且，要名列前茅。」

「吓.....？」

「我會在你有空時才找你，有時也會叫你來我的古董店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不『吓』了嗎？」

「要正式拜師嗎？師父？」

「別叫我師父！叫我爵士。也不必拜甚麼師，我肯教，你願學，便行了。」

涂予微笑，笑得充滿童稚，也是自父親昏迷後笑得最真摯的一次。

袁希孟看出涂予在笑容之下的猜疑，「你問吧。」

涂予佩服不已，吸一口氣，便問：「你為甚麼說謊？」

袁希孟滿意一笑，「我說了甚麼謊話？」

涂予眼珠一轉，「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，他沒有投資在你的店，分紅的錢是你給的。」

「對！因為你媽媽自尊心強，我若草草給她錢，她準不肯！更何況我最終要收你為徒嘛！」

「你怎知我媽媽自尊心強？」涂予問得似考核多於求知。

「小子，真有你的！明知故問.....」袁希孟猶如嘉許，「我不認識她，也未曾搜集過資料，你猜，我是如何得知？」

「跟我一樣，『看』出來的！」

「漂亮！」

袁希孟讚得由衷，涂予聽得喜悅，涂予對這長輩的感覺不是親切，而是知音，覺得不必言表對方已明白自己。

「今個星期六開始。」

涂予措手不及，但興奮若狂。

袁希孟只會比涂予更為興奮，他內心的波動一層一層的推上，其感推上至太陽穴，雙眼透出光華，涂予感到被安撫，又似接受召喚.....這時候的涂予，七歲。

袁希孟替涂予授課，沒有固定時間，地點、內容，均隨心而發；有時是漫無目的閒談，有時是到大學圖書館看一天書，有時是去米埔觀鳥，有時是到「骨廬」聽他說歷史.....功課只有一種：「記夢」。

「我每晚大約有三、四個夢，全部記得，還記甚麼？」涂予自覺是個善夢者。

「兩個月前的夢你記得嗎？」袁希孟像是伺機而發。

果然，涂予為之語塞。

「做人要謙厚些，千萬不要大言炎炎.....」

「今天是十號，兩個月前的十號我作了四個夢，第一個夢是夢見我坐在一個大風箏之上，飛翔天際，有點冷；第二個夢是夢見一個戴眼鏡的女孩，但因為有水氣，所以看不清她的眼睛，我記得之前夢過她；第三個夢.....」涂予看見袁希孟目瞪口呆，便暫停不說。

「你真的記得兩個月前的夢？」袁希孟說的時候感到慚愧。

涂予露出怪異的表情，「哇哈！騙你的啦！」頑童用恥笑的笑聲去顯明自己的勝利。

袁希孟為之氣結，「你這小子！」

「跟你說，爵士！剛睡醒時，那些夢是一清二楚的！過後當然漸漸淡忘了。」

「所以我才要你『記夢』！」袁希孟首次訓示涂予，「這樣吧，今個星期你嘗試去做，甚麼方法也可，最要緊是方便去記而又容易的取出來翻閱。行不行？」

「行！怎會不行？」涂予挺起胸膛的裝模作樣，令袁希孟也重現久違了的笑容，他笑著想：「或許，不是我幫他，是他讓我再抖擻精神。」

一星期後，「骨蘆」。

袁希孟用紫砂茶杯喝著咖啡，「怎樣？」

「我用筆記簿記錄，這個星期的夢不奇怪，不怎麼樣。」把筆記簿遞給袁希孟。

袁希孟看了一會，板起臉孔，「唔，太長了！你平均每晚做四個夢，每個夢你也寫得像日記一般，太詳盡了！」

涂予大感不滿，心想：「詳盡也不好？」

「須知道，夢境，是不連貫的，未必有故事性，你把夢境鉅細無遺的記錄下來，往往加上了你的創作、臆測，是不是？」

涂予本想答「是」，但忍住了。

「夢，該如何去記呢？用最簡潔的描述，記下你在夢中看到的人與物，只記錄，不抒發感受，用短句子、不必成篇，總而言之，看到甚麼記甚麼。」

「一點也不好玩！」涂予故意板起臉孔。

「誰跟你玩！本爵士是嚴師！未來的日子，有你好受！」袁希孟學涂予木無表情地說，說罷，向涂予單一單眼，弄個鬼臉，這是在「骨蘆」之中鮮見的溫馨場面。

袁希孟再喝一口咖啡，「要喝點甚麼嗎？」

涂予隨口答：「可樂！」

「真沒品味！」袁希孟面露誇張的不屑，「這兒有咖啡、白酒，都不合你喝。另外有紅茶、綠茶、普洱茶，選哪樣？」

「水。」

袁希孟啼笑皆非，「好，好，等一會。」

涂予站起來，躡足地參觀，小小的眼睛游移於這個不算很大但藏品殊多的古董店。

「有興趣嗎？」

「有興趣啊！這地方像是一間迷你的博物館！」

袁希孟若有深思，說：「博物館嗎.....我這兒的東西，沒一件不是珍品，而且都有故事——沒靈魂之物，我可不會收藏！」

也不知涂予是否有留心聽，但見他對著一物呆呆出神.....一柄古劍。

袁希孟默然不語，留意涂予看劍的反應，見涂予欲張口相詢，卻停住，再張口，又停住。

「要問便問！開口閉口的，多彆扭！」

「這是誰的劍？」

「你為何想知？」

「我覺得這劍有心願未償.....」涂予說完，不敢正視袁希孟，因為自覺太荒唐，豈知偷瞄爵士，見他笑是笑了，卻絕非取笑，而是高興的笑。

袁希孟笑著說：「真不賴！唔.....讓我說說這柄古劍，呀！其實也不算很古老，是宋代之物。文武雙全的大詞人辛棄疾，他有句詞『醉裡挑燈看劍』，經我考證，他其時所看的，是這柄劍無疑！」爵士愈說愈興奮，涂予當然是不知所云。

「不懂？當然，你還小.....你剛才說得對極了！這劍的主人壯意未酬，它自然也散出鬱鬱之氣了.....」

」

涂予插嘴：「這辛先生有甚麼壯志？」

「他自小已有抗金之志，所謂『紆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』，他不是紙上談兵，他是確實領過兵、打過仗的！只可惜，南宋朝廷把他投閒置散.....」

「難怪此劍有點苦苦酸酸的。」

「慢慢的告訴我，你怎樣感覺到的？」袁希孟問得很溫柔。

「不是感覺啊，是看到。我時常看見一些其他人看不見的東西。」

「例如呢？是些甚麼？」

「我會看出一個人開心或不開心，又或是有沒有不舒服，還有.....還有.....嘻！還是不要說了。」涂

予天真的說。

「說嘛！為甚麼不說？」

「媽媽會罵的……」

「她又不在！」

「啊！你為老不尊，怎可這樣教小孩？」

「你懂得這樣辯駁，又怎會怕我教壞？」

涂予把清水喝乾，呼出一口愜意無比的氣，「真好！我想……就算我把最大的秘密告訴你，也不怕被責罵。」

「這個當然啦！說！甚麼秘密？」

「秘密啊！爵士，你知道秘密是甚麼嗎？」這個佻怒的小朋友很快便露出狡黠的笑容，「不過呢，我會說的，隔一段日子之後。」

袁希孟哭笑不得，「那麼，你可以告訴我用甚麼方法看出這柄劍心願未了嗎？」

「沒有方法。我看它，它有一種暗暗的綠光，這種顏色是傷心的。我又見它好像很想動，但已沒有機會……」

「予，這是『瞳觀』。」

(待續)

14.悲/喜(其之二)

涂予感到，爵士將要告訴他的，是對他至關重要的事。

透過跟隨爵士學習，涂予小小年紀，已逐步在

#預者的領域上開拓了新的眼界。袁希孟在教導涂予的第三個月，帶他一遊香港南區的赤柱。

涂予曾跟父母來過赤柱遊玩，不期然想起尚在昏迷的父親，一時惻然。

袁希孟和涂予信步至美利樓，「予，喜歡這兒嗎？」

「喜歡呀！我愛看海，又愛吃西多士！這兒很舒服的！」

「那麼，這處呢？」爵士指著美利樓。

「美利樓？很漂亮囉！但不喜歡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只是外表漂亮，商鋪太悶，餐廳的食物不合口味。」

「真囂張！」爵士彈了涂予的前額一下。

「哎吔！我答我的感覺而已.....」

袁希孟和藹地笑，「很好、很好，你說得對！這處只剩下軀殼，靈魂賣了給大商戶、大食肆，等同沒了！」嘆了口氣的同時，爵士又提起興趣，「你知道它原來是甚麼來的嗎？」

「以前聽過，忘了。」眼珠溜溜的涂予，忍著笑。

「少裝蒜！你的記憶力可不是說笑的！」

「好吧，說便說。它本來在中環的嘛，最初是兵房，後來又做過軍營、刑場、政府辦事處.....」

「不是測驗考試，夠了。我想說的是：歷史。」

涂予如聞噩耗。

「歷史也可以很有趣的。這座美利樓其實展示了歷史的曲折、世事的波譎雲詭。」

在臨海的長椅上，涂予聽著爵士的話，遠望汪洋；爵士仰視長空，深邃的眼神正在追溯從前。

「它由花崗石建成，但這是精神所在嗎？不見得.....」袁希孟似乎已不把涂予當成小孩子看待，「建築多漂亮多宏偉也不過是載體，它的歷史使命才是它的精神。」

涂予打了個呵欠。

袁希孟沒反應，靜看白雲浮動。

涂予靜靜地說：「你想說，我們也有獨特的使命，對嗎？」

袁希孟打了個呵欠。

「你不用說，我也知你肯定會明白。」袁希孟站了起來，扶著欄干，凝視大海，「予，你知不知誰是袁天罡？」

涂予搖搖頭。

「他是唐太宗那時代的人，是相師.....不是相士啊！呼風喚雨那類的傳說有許多，暫且不說；相傳他跟李淳風合著了一部千古奇作《推背圖》，沒聽過不要緊，那是中國最神奇最偉大的預言結集.....」一聽見「預言」二字，涂予精神一振。

「袁天罡自創了一套『稱骨法』，能知一個人的過去、未來，我以『骨蘆』作店名，正源於此，許多人還誤會我賣骨董，便毫無心思的以骨命名，其實那些人連古董、骨董也弄不清楚.....」

涂予打了個呵欠，真正的因感到沉悶而打的呵欠。

「袁天罡是我先祖。」

涂予一臉難以置信。

「予！跟我來！」

「去哪？」

「去美利樓內的餐廳！」

「幹甚麼？」

「我肚餓！」

於是二人便到樓內的餐廳，雖然他們一老一少都對該處食肆不感興趣，但也點了些海鮮、薄餅、薯圈

一邊吃

喝，一邊再談歷史。

爵士吃蝦嚙魚，不忘淺呷紅酒，淡淡的葡萄果香纏繞舌頭，閉目享受之時，同樣的感受著在花崗石包圍下的歲月痕跡。

「袁天罡歷來被不少風水師、相士追認為祖，本爵士則源於其嫡傳。」

涂予吃著薄餅，正與拉出的芝士拔河，一聽，停住了。

袁希孟，續說：「他是我們**預者**中的頂尖人物！」

涂予不明所以，「你們**預者**？」

「不是你們，是我們！你還未曉得何為**預者**，是不是？」

涂予點頭。

「我是**預者**，那日送你父去醫院的那人.....也算是。」

「哦？那.....」

爵士不待涂予詢問，「而你，是天生的預者！」

涂予吃了一驚，然後，默默點頭。

「還記得我教過你甚麼是#瞳觀嗎？」

涂予點點頭，點得很用力。

「我可是窮盡心力才練就的，而你，卻是先天而有！」

「這個有甚麼用途？只是看！」

袁希孟正色道：「**瞳觀**比世上的心理學、讀心術高超得多！運用得好，我們能夠免於遭害，甚至拯救別人！」

「怎能做到？」

「來日方長，我會慢慢教你。」

「我想學多點，學快點嘛！」涂予對一樣東西的興致一高，便欲一口氣的了解清楚其底蘊。

「你尚年幼，現下最要緊的是熟習三種我們特有的能力.....」

「**預力**、**瞳觀**、**潛移**嘛！」

「其中**潛移**是最高深的，力量也最強！你父親.....」

涂予霎時猶如觸電，「爸爸！爸爸醒了！」

涂父真的從昏迷中甦醒了，可惜，並沒有完全甦醒過來。

當袁希孟帶涂予趕到醫院時，涂母已在涂父床邊，她雙眼通紅，顯然哭了一場。

「是喜極而泣嗎？」爵士心想。

涂予卻知道不是。

病房之中，有醫生護士神色凝重的，涂父張開了眼睛，坐在床上。涂母甫見涂予便擁著他，擁得很緊很緊，淚又流下來。

涂予由剛才踏入病房開始，視線未曾離開過父親，他的父親臥床多時，面目有些浮腫，沒有任何表情

.....

雙目空空蕩蕩；

彷彿沒有瞳孔；

神志像是被奪去了.....

「媽媽，爸爸他.....」

涂予終於開口說話，但話一說出口，眼淚便澀澀的瀉了下來.....他發覺自己不必醫生解釋已知悉父親失智了，不能回答他任何問題，所以明明眼睛牢牢的看著父親，卻是和母親說話.....

離開醫院之後，涂予母子接涂父回家休養。涂父現在只是懂得走路、睡覺，其他一切起居飲食也需要人照料，涂母對涂父的愛是一種近乎偏執的堅貞，不離不棄，無怨無悔。

(待續)

15.生/死 (其之一)

三年之後，涂予十歲。

袁希孟是嚴師，更是良師，這三年間的傾囊相授，使涂予在預者的領域上急速的成長；袁希孟同時關注他的身心，惟願涂予不要在小小年紀承受過於他所能擔戴的；只是，涂予的一日千里，實實在在的令爵士一次又一次的感到震撼！

難道，他真的是那一位？

三年以來，涂父的情況毫無進展，仍然是不認得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妻子和兒子。

縱然是苦，縱然是累，涂母始終一心一意的照料丈夫。她慶幸涂予年紀雖幼卻甚懂事，既與袁爵士合得來，成績又名列前茅（她可不知道，涂予成績優異大部分原因是緣於預力。）

一天，涂予從夢中哭醒。翌日，他一大清早跑去「骨蘆」。

「爵士！爵士！」涂予放大喉嚨大喊，尚在荷李活道路上，已在大喊，似是求救、似是宣洩。

「踏踏——踏踏！」在奔跑樓梯的疾步聲中，夾雜了涂予氣急敗壞的呼號，跑至骨蘆，發覺，店門早已打開。

「你也感受到了？」爵士在門口等待涂予，憂心忡忡的。

「我不是感受到，是夢見了！」涂予雙眼放光，聲嘶力竭地想向爵士尋求答案。

「夢見甚麼？」

「我夢見金字塔！夢到爸爸自己一個孤零零的在沙漠上徒步行走，走進了金字塔，金字塔最後整個下陷！像被沙漠吞掉了！」

「唔……」爵士沉吟。

「怎樣？爸爸會怎樣？」

「先進來。」店內，爵士的書枱擺滿了紙張、字條。「我運用預力，感應到不尋常的氣息，但還未知道其中玄機……」

「連你也不知？」

「原本只知道些微蛛絲馬跡，但經你的夢境作一下印證，我認為是敵人要捲土重來了！」

「敵人？」涂予凝神戒備。

「就是害苦你父親的人。」

涂予青筋從太陽穴凸起，怒意由最潛藏的內心毫無阻攔的湧出來！

書籍亂墜，燈光忽明忽暗；

地板傳來震動，古董藏品搖搖將傾；

袁希孟不能置信，腦海浮起兩個字：聖人。

「予！冷靜點！」

「哦……哦……」涂予想說話，但因為鬍怒至極點，牙齒依然咳得實實的，磨擦出「噝噝」的聲音。

「這是定數，我們所能做的，是把遺害移走……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」眉心皺至不能再皺的涂予，眉心和鼻子在震顫，從牙縫吐出反抗之意。

袁希孟伸手摸著涂予的頭頂，淨意用靈，紓解涂予的憤怒。漸漸，涂予鎮定了下來，坐在酸枝椅上睡著了。

袁希孟的感應與涂予的夢不謀而合，都揭示了涂父將逝，九柱神再現。

或許，不是九柱神再行攻擊，而是之前在涂先生身上留下的遺害，終於爆發——袁希孟如是想。

為甚麼要加害涂先生？別無因由，肯定與他們最忌諱的「**聖人**」有關；然而，又何以不滅掉涂予，卻襲擊涂先生？最大的可能性是九柱神計算誰是聖人時有缺陷，以致有所偏差——袁希孟如是想。

袁希孟目下費盡心思，務求能保涂父周全，只是，想來想去也想不到萬全之策。

然後，涂先生清醒了。

涂先生回復神志，述及出事當天的情形，「『聖人』，那兩個外國人，說完這兩個字便把我押到一幢大廈天台……」

涂太太、涂予和袁希孟皆屏息靜氣，留神聽涂先生說話。

「我怎樣解釋也沒有用，他們說了些莫名其妙的話，跟著我便暈了。」

「阿涂，在你暈之前那兩個外國混蛋有甚麼動作？」袁希孟語氣熟絡，真的像是多年老友，涂予在旁暗笑。

涂先生可能也以為真的認識他，自然地說：「我記得那巨人捉住我雙手，我動彈不得！感到有力量層層的壓進我身體.....一痛！便眼前一黑！直至.....我醒了。」

一夜無話。

涂先生真的沒再說話，但起居生活一如往前，正常了。不過，不再說話則正常得來頗詭異。

兩天後，涂先生說話了，跟涂太太說要自己出外逛逛，涂太太本欲跟隨，只是涂先生堅持自己一個，唯有依他。

涂太太悄悄地囑咐涂予，尾隨父親，

在路上的涂先生，表情極不自然，面容僵硬，眼睛不停眨，又間歇地咬實牙關.....尾隨的涂予看不見這些。

涂先生走了很遠，由寓所開始已走了約三小時，涂予腳酸了，卻絲毫不敢休息，不住的跟著父親腳步，只是不敢太近，以免被發現。

涂父繼續走，涂予愈來愈不安，他覺得今天有一種很沉重的感覺——這感覺似在告訴他，將要發生的事，是無力與抗的。

經過許多地方，許多街道，涂父轉了許多彎，他停下來了，凝望對面的大廈，由下而上的掃視上去... ..涂予覺得這地方有點熟，「噢！上次爸爸暈倒的大廈！」正思想之際，涂先生已入了大堂，準備來搭升降機。

涂予立刻追上。

升降機門打開。

涂先生自己一人進去。

涂予尚在大堂門外。

涂先生轉身，隔著玻璃門盯著涂予。

涂予大叫：「爸爸！等等我！」

涂先生瞪大眼睛，對著涂予，極其生硬地咧嘴而笑。

升降機開門。涂予覺得自己生命中其中一樣最珍貴的東西也關上門了。

終於抵達天台，涂予疾奔，見到父親來回踱步。

「爸爸！你在幹甚麼？」驚恐莫名的涂予，甚麼也做不了，只好忍著氣的問了這個問題。

涂先生沒有理會兒子，仍是踱步。

涂予走近。

涂先生不再來回踱步，而是很從容的、自然輕省的步伐走向天台邊緣，然後，雙手扶著欄干，輕輕一縱。

嗖！

躍了下去。

(待續)

16.生/死 (其之二)

「名山企業」已是香港最大的龍頭企業，文守正可謂富甲一方，坊間輿論雖然非議政府自委任章之日出任財經事務局高官後，三番四次明目張膽的利益輸送，造就「名山」日益壯大。

文守正透過影子策略，收購了多間傳媒如電視台、電台、新聞網站、報章誌，利用法律手段避過審查，及至目前，文守正已操控了大部分的傳媒。

美國華盛頓。

文守正透過傳媒宣稱到美國公幹，由千挑萬選的精英組成策略使團，聲勢浩大的遠赴美國。

策略使團每個也獨當一面，在商務往來上，完全不見文守正踪影，全由使團成員代行。文守正的行踪成謎，引起了身在香港的一位老人家的注意。

「予，我之所以要你自小牢牢地記住**九柱神**，就是這組織必定為害世界.....」

一心想多點與原加悠相處的涂予，實是沒有心情去聽他說這些，畢竟，這些年來已聽過不下百遍，但不能全無反應，所以，他答了句：「是的。」

袁希孟不以為意，繼續興致勃勃地說：「這麼多年了！他們在美國、歐洲、中東肆虐，一直在假裝不理會亞洲.....」吸了口煙斗，深深的呼煙，「但如今，他們要染指亞洲了！我深信，他們在亞洲的執行官正在美國的組織基地有所圖謀！他肯定就是——」

「文守正！」一把聲音彷彿從天而來。

文守正毫不意外，因為憑其預力，他早已知道會遇見他——應該說，是文守正故意讓這個人見到他。

「怎會這樣巧？我老遠從佛羅里達州過來華盛頓，就見到你！」聲如洪鐘、帶點狂態的是馬同材。

文守正淡淡然的，向馬同材點點頭，手指放嘴唇上。

「殊！哈哈！對！哈哈！太大聲了！殊！哈哈！」

「你來華盛頓幹甚麼？」文守正問得平淡，他根本不想知。

馬同材卻異常興奮，「應該是我問你嘛！拜你所賜，我過來美國闖世界已有不短日子了！」

「闖世界？我給了你這麼多錢，還用去闖？」

馬同材傻笑了一下，「你這樣跟我說話？嘿！你以為這裡是香港啊？」說罷，眼神已由笑瞇瞇變成陰狠。

「是美國、是香港也沒有分別，我一樣翻雲覆雨。」

「嘖嘖嘖！真正的香港首富退休了，換了你這個冒牌貨充大頭鬼，口氣便如此大？」馬同材索性翻臉不認人。

「那個排名，是看數據、看資產的。說我是香港首富，我不否認。」平素的文守正，懶得跟人作口舌之爭，但不知怎的，在華府，文守正的精神狀態有點異常——有點亢奮。

「呸！姓文的！就算你在香港呼風喚雨，啊！來到這裡，便應該打聽打聽，看看是誰當家作主？」

文守正嘴角動了一動，表現出極不屑，「你想說，這裡由你作主？」

馬同材真的被惹怒了，「你少囂張，在這裡，我要你人間蒸發，也是尋常。」

「哦？」

馬同材眼神更形張狂，「告訴你也不妨，我携巨款到此，人生路不熟，便加盟了這裡的『福龍幫』！

嘿嘿！我可是有職銜的！」

「哦？」

馬同材怒極語塞。

「別多說了！我有事要辦，一星期後，如果你還在生，而又想死的話，便試試找我再談吧。」

文守正灑然離去。馬同材在原地大罵髒話。

「名山企業」表面上由文守正率領策略使團到美洽談生意，實際上文守正把所有商務交易全權交託使團，自己則去覲見比生意夥伴重要得多的人。

在水門綜合大樓內，有個設於酒店的神秘會議室。這個大得過份的會議室，文守正經過多重關卡，多次的核實身分之後，方得以進入。

沒有門衛，完全沒有人把守，整個安全檢查系統，都由高端的科技所控制。文守正現在呼吸有序，規

行矩步的進入會議室，走過長長的通道，文守正置身於此，在其眼中，這條可以攀附殿堂的登天之階，也可能是教他萬劫不復的無底之淵……

到了。

會議室內堂，有一張長長的會議桌，主席位置坐著一位原稱阿匹斯的洋人，其左右兩邊分別坐了三、四人，阿匹斯當年那個巨人拍擋涅伊特，穩穩的坐在右方首席。奇怪的是，彷彿有一陣霧或陰影遮掩住他們的面目，總看不清。

文守正步步為營，恭站在長桌的另一端。

「別緊張，文！萬斯赫卡！」阿匹斯的聲音猶如具有穿透力，字字透進文守正心房。

「文，你知道誰是亞圖姆嗎？萬斯赫卡！」阿匹斯的聲音雖小，但異常清晰地傳到眾人耳中。

「認識。他是安插於美國國防部的神祇。萬斯赫卡！」

「對。他具有高智慧，卻因一次醉酒，洩露了一些他不應該透露的事，國防部對他起疑，我們以防萬一，已把他殲滅。萬斯赫卡。」阿匹斯說得輕描淡寫，就像是剛拍死了一隻蚊子。

文守正不經考慮的回應：「是！萬斯赫卡！」

「現在，我們邀請你過來，坐在這兒。萬斯赫卡。」阿匹斯指指左方末席。

文守正頓感難以置信，四肢驟覺麻麻的，他明白與他們一同坐席的含義——內心的激動令他產生麻麻的感覺。

當文守正一步一步的走到末席，阿匹斯說：「原神祇亞圖姆已被除掉，現委任文守正繼承亞圖姆之名，接領神職！萬斯赫卡！」

雖已預料得到，但文守正依然無法不感到不能自制的興奮，恭恭敬敬的向阿匹斯敬禮，「感謝法老！萬斯赫卡！」復向另外五位敬禮，「感謝眾神！萬斯赫卡！」

原來，**九柱神**以法老為最高領袖，眾神為其羽翼，大都散佈於各國各領要職；眾神神職可以更替，法老之名亦然；十多年前，前法老年紀老邁，自行提出遜位，眾神推舉了最出類拔萃的神祇——阿匹斯接任。

九柱神神祇連同法老共有九位，其中六位是世界知名、舉足輕重的大人物，世人卻不知他們的神秘身分，還有兩位則是法老的權杖——左右手，亦即坐於左右方首席的歐西里斯和涅伊特。

一如袁希孟所言，**九柱神**向來在美國、歐洲、中東暗中行事，亞洲似乎尚未見其勢力進駐。然而，在前法老退位的前幾年，他們獲得了一個啟示，這啟示令**九柱神**上下為之聳動！幾經研究之後，他們深信啟示中那個將摧毀**九柱神**的**聖人**，會出現於亞洲。

因此，阿匹斯和涅伊特在當年採取行動。

因此，阿匹斯刻意栽培文守正。

因此，**九柱神**以香港為亞洲的要塞。

那一年，捲土重來的只有涅伊特，他是最躁動的神祇，急欲表現，也深知「除惡務盡」，所以不遠千里重臨故地，為了真真正正消滅他所認定的「聖人」涂先生。

他匿藏於涂先生住處附近，運用修行更上一層的「能力」，暗地刺激涂先生，終於，兵不血刃地使涂予的父親有若行屍走肉，墮樓身亡。

而對涂先生情深得不能自拔的涂太太，就在認屍後的當天晚上，留下了兩封遺書，然後用了最冷酷最無助的方法，務求與她的丈夫再重聚。

遺書一封給袁希孟，就是託孤之意。

一封給涂予，大意是道歉、求諒解。

如此無情的母親。

如此深情的妻子。

涂予卻是若無其事。

父母親同日亡故，他卻沒有流下一滴淚。

袁希孟為此憂心不已，也不期然的責怪自己，明明察覺先機的存在，為甚麼也阻止不到悲劇的發生？

袁希孟只好暗下決心，要好好的養育涂予。

日子悄然溜走，涂予愈來愈靜，容貌仍帶稚氣，眼神卻成熟得似大人。跟隨爵士學藝，再沒展現之前那種雀躍，但換來的是無比的專注，進步之快叫爵士也為之咋舌。

沉靜了一段日子的涂予，先天激烈的情感漸漸浮動，加上 #預力的進深，使他經歷了太多陌生人遇厄而自己不容相救的無奈.....慢慢地，他一次又一次的抑壓感情。在父母去世的那個時候，他的潛藏內在啟動了「麻木」，致使他能平安度過時期。因為，涂予在那時尚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，若任由自己傷心，可能會傷心至死。而涂予的天生**預者**生命力，竟就在那時候產生了連袁希孟也未聞的**麻木**。

麻木讓涂予度過了低潮、挫折，只是，日子久了，涂予的雙眼愈來愈無神，行為舉止既因自我壓制而出現的不自然，也因**麻木**而被人誤會為不近人情，「怪人」的稱呼，不逕而走。

到後來，涂予似乎對許多事也提不起興趣，而**預力**、**瞳觀**等技能則使他減省了費神.....逐漸、逐漸，涂予愈來愈懶，似乎失卻了目標，遺忘了使命。

(待續)

17.得/失 (其之一)

文守正。原為**九柱神**初涉亞洲的執行官，如今再晉一級，被封為神祇——「亞圖姆」。

他以香港首富的地位、財富、勢力，為**九柱神**拓展版圖。

在遊艇之上（身家暴漲、身分提升，遊艇的級別也隨之暴升），文守正近著風，感受著目前所獲取的成就的「實在」；他從小摸索自己的特殊之力，皆較為虛幻。現任的法老，可算是他的師父，只是**九柱神**不行師徒制，文守正非正名弟子，法老卻也嚴格且具系統的訓練他。

文守正運用愈來愈精進的能力，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機會，得以攀附卓名山；他原以為可以於極短時間之內奪取「名山」，豈料這個由法老親自委派的任務，絕不簡單。

預者要用其能力達至目的，最大的障礙是對方的意志力、性格特質（命格）。卓名山，意志力超強、極其堅毅，天性豪猛、霸道無匹，如果文守正是在卓名山正值盛年之時接近他，斷難成功。然而，卓名山年紀已大，事業穩健，致稍稍鬆懈，文守正適時出現，終有可乘之機。

卓名山的豪霸性情，讓他招攬了文守正；而其意志也教他多番抵銷了文守正暗中的**潛移**。文守正毫不吝嗇地利用能力去扶掖卓名山，使「名山」更趨強大，卓名山樂享其成之餘，也對文守正有所忌諱，可是百密一疏……一子錯，滿盤皆輸。

雲散雲聚，潮起潮落，文守正靜看景致，不覺不覺，竟然生出滿足感。

「文先生，請問回航了嗎？」策略使團的其中一位，走上上層向文守正請示。

「嗯。」

「知道，文先生。」此人正待轉身回下層，忽然，「呀！文先生，剛收到消息，『福龍幫』的事情已處理。」手上已預備視像通話。

文守正像是熟睡乍醒，「嗯？甚麼『福龍幫』？」

視像裡的那人有點愕然，「就……就是美國這邊的華人幫會……」

「唔？」

「文先生在回港之前所吩咐的……」那人盡量讓自己說得有條理一些。

「啊！對！馬同材是吧？」

「是的是的！文先生！」

「他在死之前，知不知道是我下的命令？」

「他知道的。」

「有沒有遺言？」文守正顯得很有興趣。

「呃……有的……」

「說吧！別要我追問！」

「他……他說：『姓文的給多少，我給雙倍，放過我！』我們拒絕，他說：『我知道錯了！請文先生原諒我！我會隱居，不會再冒犯文先生！』由於文先生吩咐要聽他說盡所有遺言，所以我們至此還未下手……到最後，他說了句髒話，我們再問他還有沒有說話要說？他再罵同一句髒話，他們便下手了。」

文守正兩眼一瞪，遠在美國的這個使團團員也懾於其怒，「對不起……馬同材說的，不是我……」

文守正忍住怒氣，「不是這個！以後跟我匯報，不要再轉述！直接的！他罵了句甚麼髒話？」

那人仍覺不好意思，只好硬著頭皮報告：「馬同材說：『文守正！我操你媽的！』，我在此時已把手槍上膛，問他：『你還有沒有說話要說？』，他說：『文守正！我操你媽的！』，就是這樣了。」

文守正一字一字地說：「就是這樣了。」忽然站了起會，說：「我再派一隊人去美國，給我接管『福龍幫』。」

「是的！」

•••

原加悠迷上了古玩，尤其是深深的迷上了古代刀劍。不曉得是不是因為袁希孟說的這一句？

「你是古劍，她是磨劍石.....你與她，天生一對！」

有句話叫「一語道破」，或許，袁希孟的這一句就是了。涂予沒有追求，原加悠沒有接受；涂予純粹內心糾結，原加悠從未表白.....然而，就是這樣，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了。

除了古劍，原加悠近來也愛上舊物，愛看愛參觀一些古老的東西和古蹟.....偶然看到一些短片，觸動她想約涂予到那兒的念頭。

約會的一夜，涂予還未知去哪裡，到了。

「赤柱？在那兒吃晚餐嗎？」涂予百感交集。

「對啦！我已訂了位啊！」原加悠尋回一點一般人約會拍拖的感覺。」

「不會是.....」涂予有點擔心。

「美利樓！」原加悠認為這個能製造驚喜。

內心一沉的涂予，裝出一個十分樂意的笑容，如剛好有塊鏡子，他肯定會為自己生硬得滑稽的樣子而真的笑出來。

「你不想？」原加悠當然也看見他的樣子。

「不是呀，當然不是.....」

「你別騙我。」

「我.....我沒騙妳.....只是，這兒我有些片段.....」

「以前曾經在這裡跟別的女孩子山盟海誓？還是分手？」原加悠戲弄的眼色表露無遺。

「妳明知道我没有談過戀愛的.....」

「那好吧！我們今晚好好的在這兒談個漂亮的戀愛吧！」

原加悠的直率、快意，教涂予迷住了。

美利樓的某特色餐廳內。

涂予產生很深很深的感應，是

#預者 之間的感通；他未知是友是敵，是善是惡，因此假裝沒有任何感應。

燭光掩映下，二人慢嗜靜聽細說，氣氛恬然閒適，尤其是涂予，他感到格外舒服，甚至比起與爵士相處更甚。

一刻間，涂予看見原加悠的瞳孔泛白。

「妳的眼珠，有少許白色，妳的眼睛還好嗎？」

「唔.....白色嗎.....好像不時會出現一陣子，很快便消失，也看過專科，每次醫生看的時候也沒有白色出現，所以不知道為何這樣.....不用擔心！醫生說我視力正常，除了近視啦！其他一切安好！」

涂予鬆一口氣，「那便好了。」

原加悠忽然一震，「啊！你有沒有感到有甚麼不妥？」

「妳指哪方面？」

「我覺得有股力量，不，有兩股力量在撞擊.....好像，好像擠壓著整個建築物.....」深深的呼了一口氣，「我不知怎說，就似颱風即將到來之前，那種壓住壓住的感覺！」

涂予自知不能再假裝下去了，「是，我也感覺得到.....」

「你感覺到？怎麼不早說？」原加悠並不是怪責，而是奇怪。

「不說出來，是因為我不知道妳是否同樣感覺到，怕嚇壞妳.....」

原加悠心頭一暖，但又警醒，「那麼，這種感覺是因為甚麼？」

「妳看看窗外.....」

原加悠依言望窗，「爵士？」

只見爵士在海旁，微笑著，向他們揮手。

結帳後，二人走到海旁。

「沒有打擾你們吧？」爵士笑得賊忒忒的。

涂予為免他多言，立刻說：「你在這裡幹甚麼？」

爵士繼續笑，「哈.....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對這裡是最有感情的了.....」

原加悠問：「為甚麼？」

涂予急說：「對不起，先別問這個，妳忘記了剛才的不安感嗎？可以問他啊。」

如夢初醒的原加悠，馬上告訴爵士她昔才所感。

袁希孟撫鬚輕笑：「嘿，妳常與他一起，感應方面強了不少嘛！」

原加悠故意作個鬍怒表情：「喂！我可不容你答非所問的啊！」

猶如一個慈祥爺爺拗不過淘氣孫女，袁希孟細聲說：「好啦，那風雨欲來的壓力是來自我啦。」

涂予眉心一緊。

原加悠輕拍一下欄干：「不對！我清清楚楚的感應到兩股力量！」

「別心急，我又沒說只有我一個.....我剛才跟一位老朋友聚舊。」

涂予抵了一抵嘴唇。

原加悠一臉天真：「你們打架收場嗎？怎麼我感到你兩個的力量推來推去？」

「唏！小妮子.....妳這個小妮子.....哈！真是命中註定！」袁希孟先是看著原加悠說，最後一句則是對涂予說。

原加悠不滿，鼓氣道：「說便說吧！勿又再顧左右而言他！」

袁希孟仰望星空：「說嗎？.....」他的眼睛似乎更形深邃！，彷彿有無窮無盡的故事蘊藏於他的雙眼。

(待續)

18.得/失 (其之二)

袁希孟仰望星空，「說嗎？.....」他的眼睛似乎更形深邃，彷彿有無窮無盡的故事蘊藏於他的雙眼。「我也不知道如何說起，這樣吧，讓我用『潛移』去告訴你們吧.....予，有些你已知道的，有更是你未聽過的，不打緊，來！收斂心神——」

——我在英國約克郡出生、成長，雖然祖上受勳，長居英國，但整個家族也對華夏文化不敢或忘。
——預者的基因不會遺傳，但不能抹殺隔代遺傳的可能性，歷來最頂尖的有數預者，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先祖，

唐代的奇人袁天罡。

——家族成員只把袁天罡視為一位祖先，我卻深深地著迷。在寄宿學校，同學去打馬球、玩橋牌，我則鑽研「稱骨法」、《推背圖》。

——三十歲那年，我作了幾個很深刻的夢，夢的內容全部都指向諸葛亮，他是我的偶像！《三國演義》吾所愛也！那幾個夢全是圍繞著他和姜維的師徒情節，我只是觀眾而已。

——同年，英女王訪港，我看電視、看報章，得睹這個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小島，感覺很強烈！強烈得教我辭去律師樓的工作，辭別家人，隻身一人由英赴港，完全沒有考慮的來到這個中西交雜之地。

——我帶著不少的財產到來，生活不成問題，所以馬上循靈感去作第一件事：尋找諸葛亮！夢示諸葛，肯定意有所指。長話短說，我在巧合之至的情況下遇上我的師父——葛占平。

——葛師祖籍四川，正是諸葛亮後人，他的先祖因避難而易姓為葛，後代輾轉移居香港。

「他是甚麼人？」涂予突如其來的問了一句。

這便氣炸了袁希孟，「你搞甚麼鬼！說好了把我的故事用#潛移來訴說的！你偏來搗蛋！」

涂予指指原加悠，原加悠雙眼略有惶忪，「我怕她睡著嘛；不來點對答，不悶死才怪！」

「甚麼悶不悶的？你當我在榕樹頭說故事嗎！」爵士氣得鬍子也翹起了。

「那麼他究竟是甚麼人？」涂予追問一個原已知道答案的問題，因這是代原加悠問的。

「是！我也想知！」原加悠揉著睡眠說。

「葛師嘛，他是位茶樓伙記.....」

「啊哈！是『位』茶樓伙記？可真少聽人這樣說。」

「不然怎麼說？」

「人們通常會這樣說：他是位醫生，他是位律師，他是位校長等等，斷斷不會稱呼他是位茶樓伙記。」

「這又如何？哪本字典規定了茶樓伙記不能用『位』，只能用『個』？你是歧視不是？他算是你師祖，怎可如此輕視他？」連珠爆發的爵士，其實並不是很鬪怒。

「沒那麼嚴重.....我們用量詞是有慣性嘛.....」涂予知道糾纏不得。

爵士一斥：「壞習慣更要改！」

予、悠二人相視一笑。

「笑！笑甚麼笑！又想起你們的肉麻片段嗎？哼.....」爵士的確眼光銳利，「還有興致知道本爵士生平嗎？」

「有！不過最好精簡一點。」涂予說。

「若不是你從中作梗，我的#潛移已告一段落了！」

「是是是！萬分抱歉！不妨礙你了！請！」

爵士再度啟動潛移，予、悠均很快的平靜下來，預備接受。

——有說大隱隱於市。葛師身懷絕技，卻從來沒有以此斂財，反而甘於淡泊。他預視世界多劫，所以一心授徒，可惜具#預者天賦的萬中無一，是故他這麼多年來只收了一位徒弟。

「就是你？」這次是原加悠。

爵士抵住怒氣，面帶微笑地，一字一字的說：「妳為甚麼要這樣做呢？」

「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！我一時疏忽了！加上我好奇心促使我去問！萬分抱歉！」原加悠滿臉通紅，看來真是無心之失。

袁希孟在表達不滿的同時，暗自詫異於原加悠能在他的 #潛移 中提問、說話，若非涂予此等級數的 #預者，根本沒有可能做到.....在這一剎，他閃過一個連他自己也感到荒謬的念頭：有沒有可能，#聖人 不是指涂予，而是涂予身旁的原加悠？

袁希孟雖然已屆古稀，但思想敏捷、能力高超，在他剛剛思考之際，他已分析了：何以這麼多年九柱神並沒有再來犯境，偏偏就是涂予與原加悠在一起的這段時候？

「囁囁.....囁囁.....爵士.....」原加悠小心翼翼地發生聲音。

「又搞甚麼！妳這小妮子.....」

「見你呆住了，擔心你啊.....」

「剛才『移』到哪裡？呀！對！先作前文提要：葛師生平收了兩名弟子，就是那個人和我.....」

涂予插口：「你剛才又說你師父這麼多年來只收了一個徒弟.....」

爵士沒好氣地說：「我是說遇見我之前！」

「有語病.....」涂予喃喃自語。

原加悠雙手合什：「對不起！爵士！請你繼續好嗎？」隨即捉住涂予的手，「我保證我們不會再騷擾！」

涂予彷彿觸電。

「好吧！你倆就拖著手接受我的 #潛移 吧！」

——葛師有云，古今中外均有「預者」，只是人數稀少，而其中有部分往往因為利慾薰心而落了下乘，淪為術

士、靈媒、讀心專家.....只有對世人苦難有擔戴之志的，方是真正的「#預者」！

——我的師兄，學藝未滿即忍不住以技取財，終於成了術數界的高人，成了甚麼隱世神算。葛師為此痛心不已，讓他灰心失意了一段時間，其後遇上了我，始是如魚得水。

——從葛師學習，我很快便把三藝運用得純熟無比，但這並非最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從葛師身上看見預者的胸懷、歷史之使命。

——十年後，葛師逝去了。我一邊打理「骨蘆」，一邊尋覓傳人。終於，在赤柱，當日我在練習划龍舟，來來回回，瞥見一個外國年青人在岸邊看得饒有趣味。我們上岸後，又跟著我們大夥兒一起去喝啤酒、吃海鮮，與我們一班中年的龍舟雜牌軍十分投契。

——後來，我才知道他是衝著我而來。他叫安德魯，是美國哈佛的高材生，屢因預感而取得佳績；其後他才知道，那不是偶然的預感，而是先天的預力，他是預者。

——世事總有偶然，安德魯是偶然到亞洲遊玩，其中一站是香港，看旅遊書編排行程，很自然的來到赤柱。眺望大海，偶見蠻有特色的龍舟，忽然生出強烈的感應，認為有人能明白他、給他指引。

——就是這樣，經過我的考驗，我收了他為徒.....這是我一生唯一後悔的事。

潛移 中斷。

因為袁希孟太傷心了。

涂予很凝重。

原加悠淚流不止。

爵士轉瞬由傷心恢復過來，畢竟，#預者 對感受的控制是基本的掌握。甫張開眼，很自然的瞄過涂予後便不理，再定睛於哭成淚人的原加悠。

「妳為甚麼哭得這樣慘？我還未開始說後悔些甚麼？」爵士是真的覺得原加悠的反應奇怪。

原加悠抹掉眼淚，有點哽咽：「不.....不必說了.....我感覺到了.....」

爵士有些不忍，尤其是見她像個小女孩在哽咽，「妳感覺到些甚麼？」

「那.....那個人就是安德魯.....剛才與你較勁的那個人.....」

袁希孟閉起雙眼，似是要把前塵往事都關起來，唯恐一不小心，便傾瀉出來，以至眼前的小妮子，甚至是涂予，俱承受不了。

「對啊，加悠.....妳真是慧黠，妳說的對，他是安德魯。」

涂予內心極難受，心想是否拖累了師父，「爵士，你受傷了？」

「沒有。我們是聚舊，又不是打架，怎會受傷？」袁希孟氣定神閒，不似假裝，「鬥智鬥力，我還是喜歡鬥智呢！」

原加悠聽爵士這樣說，很掙扎，欲言又止。

袁希孟輕鬆的續道：「我猜得出妳想問甚麼。安德魯很強，很有智慧，但後來，返回美國的那段時期.....他整個人也變了.....」袁希孟嘆了一口氣，「他，加入了九柱神，我估計，他的職級應該比文守正還要高許多。」

涂予思維亂竄，輪到他欲言又止。

原加悠察覺到，便先開口：「爵士，我在餐廳內，很實在的感到有兩股力量在撞擊，力量大得像是搖撼整座美利樓.....怎麼會這樣的？」

爵士恬然微笑，「非預者不能有所感，那是因為妳的

預力十分十分厲害.....咳咳.....安德魯跟我喝了兩杯紅酒，暢談往事，咳咳.....他試圖運起

潛移，被我後發先至，瓦解了。咳咳.....跟著我們談起近況，哈！他又再試探，咳咳.....被他得逞！

我也馬上催動潛移，誰也壓不下誰，咳咳.....」

涂予終於開口：「他特地現身，不是要傷害你？」

袁希孟搖頭，「他沒惡意，剛才的較勁，只是雙方一時興起而已。」忽然，雙手搭住涂予的肩膀，「幸好，他並沒有發現你倆.....」

原加悠說：「如果給他發現，又怎樣？」竟然沒有好奇的意味，反而散發出傲氣。

袁希孟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千萬不要意氣用事，他此行絕不簡單！他要尋找 #聖人。」

「聖人？」原加悠思忖。

袁希孟同時搭著二人，「不知他要找的是你，還是妳？」

(待續)

19.成/敗(其之一)

「恭喜你！章先生！」電視台的清談節目主持人朗聲說出讓人以為是真心的說話。

章之日容光煥發，謙遜地說了句「多謝」。

「章先生在短短時日，由副局長榮升局長！真是罕有！看來，政府、以至中央都對章局長信任有加啊！」主持人的笑容毫不吝嗇的綻放。

「哪裡哪裡！只是林局長因照顧家庭而請辭，我才得以補缺，否則我何德何德，這麼快便擔此大任？」章之日虛假得來很誠懇，人們很難去討厭誠懇的人。

「有傳聞說林局長辭職是別有內情.....」

「以我所知，沒有啊！」

「呃.....另外有傳聞，說你的前東家文首富，不遺餘力的支持你，是不是？」

「當然，我很感激文先生在我為他工作的時期提拔過我，但是，我要再三澄清，在本人加入政府的前後，已和文先生減少來往，事實上我們也多時沒有私下見面了。」一口流利的官腔，章之日心想為甚麼今天主持人不依平常的奉承套路。

「那麼，章局長是否有計劃何時取代雷司長？」

章之日面色一沉，瞬即升起笑容，「完全沒有想過！別亂說呀！哈哈.....！」

主持人眼中閃過一絲不悅，「哎咻！這個訪問真難做啊！許多問題不方便答，但我不能不問：章先生，有個可靠消息，說新成立的政黨——」

突然之間，主持人感到窒息，頭部劇痛，一、二、三秒後，倒在地上。

章之日目瞪口呆的站在一旁，「他？」第一時間他想起一個人。

即時新聞：剛榮升財經事務局局長的章之日先生到電視台接受訪問，期間節目主持鍾志斌突然暈倒，送院途中證實不治。

「不是途中不治！是當場暴斃！」章之日雖然仍然極度驚恐，但思路尚是清晰，「姓鍾的幹了甚麼？.....但也真奇怪，這電視台是他的，他旗下的人怎敢亂問這些？.....這個姓鍾的，是被處決！他，是如何做到的？」

章之日在自己的辦公室，雙手捧著頭顱，若苦思索，他為甚麼要處決這個微不足道的主持人，更何況是在眾目睽睽之下！鍾甚麼的眼珠也凸出了，暴斃的片段已高踞網上的點擊榜了！姓鍾的犯著他甚麼？臨死前.....鍾志斌提到新政黨.....便忽然死了！就這樣？

不知何時，有個中年的外國人站在章之日的辦公室，章之日發覺時叫了出來！

那人用食指掂掂嘴唇，示意別作聲。

「你好，章先生，我叫安德魯。」

「你.....你是『那種人』.....」章之日本想這樣說，但安德魯叫他不要作聲，他便心甘情願的吞回這句話，不問。

「不必驚慌，那個電視主持人，是我令他這樣的。「進步黨」才剛開始，不能被這種貨色為逞口舌之快而影響。」

「要他不能再說下去是一個原因，叫他倒下的原因是，我要散播恐怖感。這種突如其來的危機，用此方式傳播開去效果最好！電視台現場直播，目標是老一輩，不論是真是偽，誰也虛榮於做首個轉發的。」

章之日整個人都僵硬了，他不能置信世上有人比文守正更厲害。他的精神狀態極度繃緊，升官的喜悅已蕩然無存，只餘下對權力的癮，這種癮，戒不掉、嚇不退、趕不走。

「你合格了。只是，別刺探你不用知道的事。」

倏地，局長辦公室只剩下章之日自己。

新近成立的政團——「進步黨」，不親建制、不屬民主、不算激烈；主張以經濟作主導，為市民創造財富，憑有規劃而具體的策略達至均富。

「進步黨」的聲勢浩大得不太尋常，這樣使不少人提出質疑，何以冒起得如此之快？其財政來源？政治取向？事實上，小道消息也披露過首富文守正與「進步黨」的關係，但由於大部分傳媒直接或間接

聽命於文守正，因此文守正根本沒有理會，只派集團公關代為澄清，指出無謂捕風捉影，市民自會判斷。

「進步黨」的骨幹成員，絕非無名之輩，反而是在政壇享負盛名的大人物，當中有前高官、前民主派大老、前建制派發言人、前激烈派的超級明星，最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是「進步黨」的顧問團，不是大學教授就是集團主席，這個如此幼嫩的新政團，無論是前線還是後方，竟然全都是響噹噹的角色！香港政府也留意到了，但是，也只能觀察、注視，其他的行動如約晤、派中間人溝通等等，俱不宜多作，以免遭人逅病，說一如前朝干預過度云云——現任首長，是最愛面子的。

章之日剛從行政長官辦公室離開，帶笑躬身的離開，甫轉方向，一副食物中毒的樣子已盡情的展現出來，不似假裝，因為章之日現在的確想嘔吐。他與首長雖只會談了不足一小時，但對方的不可理喻的氣焰、不符邏輯的見解、不近人情的要求，俱叫章之日胃痛，而且好像嗅到濃烈的腐臭，令他很想嘔吐。

「你又不是 #預者，怎會如此敏感？」安德魯忽然走在章之日身旁。

「噢！嚇了一跳！」章之日善於掩飾，但在安德魯面前卻像被取去戒心。

「叫司機載我們去大埔。」語調平靜，但自有一股不能違抗的威嚴。

「是！」章之日應得迅捷，他深覺眼前人更勝文守正。

在政府提供的局長轎車內，安德魯用只有章之日聽得見的聲音說：「剛才首長與你談甚麼？」

「是責成我依循財政司的方向，支援及推動股票市場的寬鬆調控，務求讓更多新股上市。」簡直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，章之日答得簡潔又準確。

「你有甚麼意見？」

「我認為簡直不知所謂！證監會把關得很好，使有質素的新股方有上市的機會，但現在首長要先架空證監會，擴大財政司的權力，卻叫我作馬前卒！」章之日剛才不適欲嘔，除了因為首長的個人「魅力」，還因為她倒行逆施。

「你！要傾盡你的所有力量去完成她剛才吩咐你的！」安德魯低聲而斬釘截鐵地道。

章之日差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.....甚麼？這女人叫人倒胃、面目可憎、難以理解.....竟然要我.....好的。

「我很有興趣接觸新人，你要知道，我們的組織並非所有成員都是 #預者。」

「組織？文守正可從沒跟我說！這深不可測的洋人在招攬我？」章之日矛盾地想。矛盾是因為他如今擁有的已經是其人生巔峰，不願變更，而眼前人可能是文守正背後的高層.....「我還可以再上一層？」他貪婪地想。

安德魯看穿他所想，「可以。如果我說，女首長也只不過是我們組織的一枚棋子，你信嗎？」

「信！」章之日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大聲得嚇了司機一跳。

轎車駛到大埔。

(待續)

20.成/敗 (其之二)

安德魯帶章之日到文武廟。這座文武廟藏身於一條老街之中，老街上攤檔既多且密，叫賣之聲此起彼落，是民間自然而成的菜市場。

穿過人群，避開手推車，二人徒步走到文武廟。廟內不見善信，香火凋零，反見名模娜娜在拍攝照片，攝影師竟就是涂予的老闆莫仲年。安、章二人並沒有理會他們。進入內堂，安德魯向章之日示意停步。

走廊上，有一個叼著香煙的老頭坐在小檯子上。

「姜師父」。安德魯直視老頭。

姜師父沒有反應。

「其實，按中國人的說法，我應該叫你一聲師伯。」

姜師父仍是沒有反應。

「我相信，我師父曾對你提過我吧？.....徒勞無功的事，就放棄了吧！」

姜師父深深的吸啜這支煙的最後，吞吐張合，像是灰燼的餘煙。

「裝聲扮啞容易，順其自然卻難！」安德魯說完這句，姜師父抬頭。

「你看看，這個人你認識麼？」安德魯指著章之日。

姜師父點頭。

「文守正帶他去見你的，是不是？」

姜師父點頭。

「你讓文守正以為 **聖人** 是你的一個顧客，他是誰？」

「莫仲年。」姜師父答得平常。

安德魯大笑，笑得高亢，笑聲似要震跌廟頂的瓦片。

「你應該曉得，**預者** 的世界的很奧妙的，」笑罷，安德魯表現得很友善，「十分浩瀚，又異常狹小.....**預者** 之間的感通，更堪玩味，與雙生兒的心靈相通很相似。」安德魯搬過一張藤椅，安坐其上，「我刻意讓你感受到我來，你竟然沒有逃，我要稱讚你。」望向章之日，「過來。」安德魯搖著藤椅，吱吱作響，「這老人家上次騙了你，但我相信騙不到文守正.....」

劈勒！藤椅盡碎！

「莫仲年就在外頭！你知不知？」安德魯斥喝之際，姜師父提升防衛，但很快知道毫無用處，因為安德魯像是操控著磁場，無盡壓力由他指掌之間發出。

「他是普通人，不是 **預者**，放過他吧！」姜師父近乎哀求。

安德魯指著章之日，「他也是普通人，還不是充當我的兵刃？」安德魯凌厲的目光像穿透姜師父，姜師父彷彿動彈不得.....

「告訴你！我是 **九柱神** 中排行第二的歐西里斯！」整座文武廟也在搖搖欲墜.....「我不會問你誰是 **聖人**，因為我早已知道，他尚有缺陷，一息間，我就會親身證明我的計算是否準確。」歐西里斯狀甚興奮，他的瞳孔已經放大，皓白的牙齒展示於他不作掩藏的笑容。

姜師父一臉倦容，像是很久沒有睡覺，驟眼看，以為他眼神空洞，但其實他在看東西，不過不是看歐西里斯或章之日，而是在看往事.....

「你知不知道莫仲年為何在這裡？」歐西里斯還在試圖增添樂趣。

姜師父看見先師葛占平的笑容，那是他初步掌握 **預力** 時所綻放的笑容。

「因為我早已查知你藏身於此，嘿！隱世神算寄居文武廟扮廟祝，真行！」

姜師父看見葛師的憤恨，恨他要出外闖，不甘做一個背負太多的 **預者**。

「我於是想到個方法，就是魚餌釣小魚、小魚釣大魚.....我在三天前把「文武廟」的意識散佈於莫仲年的週遭環境，讓他在這兩、三天不知不覺形成了對文武廟感興趣的意想。」

姜師父只看見自己壯年時已憑 **預力** 替人趨吉避凶，富人們爭相致送拜帖，姜師父從此多金而位尊。

「我鎖定的那個人是莫仲年的員工，聽命前來工作是份內事嘛.....」

姜師父看見二十年前的袁希孟，聽見他說：「姜！如果日後，你可以幫這小朋友一把的話，就請你

幫一幫吧！」

「二十年前，我刻意讓阿匹斯他們出錯.....」歐西里斯望著手錶，「差不多要來了。」

「不！不可以！我要救他！」姜師父不再空洞，終於開口。

「怎樣救？」歐西里斯高高在上的姿態，令他的眼神表達出相當的鄙夷。

大埔富善街，街道兩邊盡是小店、攤檔，人群熙來攘往，涂予正急步前往座落於不遠處的文武廟。

「嗖！唻！嗖！唻！」

莫仲年透過相機鏡頭欣賞娜娜，心神俱醉；娜娜則自得其樂地做出多種姿勢。

涂予未看到廟門，莫仲年頭也不回：「你這懶蟲！這麼遲！」

「很遠啊，老闆。」涂予在人群中左穿右插的技巧十分高明，從火車站走到文武廟，不用摩肩接踵，而且汗未流氣不喘，樣子還是懶洋洋的。

「快來看看這環境！我要替娜娜出版寫真集！」

「找我來幹嗎？」

「你是我的貴人啊！」莫仲年喜孜孜的，「我對這個製作十分重視！當然要請你押陣啦！還有，你好歹也算是個美術人，給點意見也好應該.....」

與此同時，涂予意識到危機將現，他又看見娜娜和莫仲年散發出一黑漆漆的感覺，通過**瞳觀**，涂予看見他們倒霉的顏色，這種顏色只有

#預者看得見，儘管明顯如環繞二人的烏黑之色，普通人憑肉眼也看不見，但

#瞳觀之奧妙，就是能把虛幻看得實在。

然後，莫仲年更加黑。

娜娜黑色褪盡，透出白色，有點模糊的。

頃刻，章之日從廟內走出來，走至涂予面前，正面的看著他。涂予看出他深藏住很大的委屈，他身邊投影出樹木枯乾的景象——能夠受觀者的情緒、感受化為圖畫、具體形象，是頂尖的#瞳觀修為。

不知何時，歐西里斯站在莫仲年與娜娜中間，娜娜被這位中年洋漢的外表所吸引，目不轉睛的看著她；莫仲年醋勁大發，站近娜娜一步，充滿敵意的看著歐西里斯。歐西里斯五指箕張，輕輕印在莫仲年的胸膛；然後，他雙手托住娜娜面頰，深情款款的凝望她的眼睛。娜娜如痴似醉，情不自禁昂起頭，主動用自己鮮紅的嘴唇貼上這個陌生人，一吻之後，娜娜慢慢放開箍實歐西里斯腰間的雙手，而歐西里斯早已放手；在這片刻之間的纏綿，莫仲年竟然視而不見.....

涂予的**瞳觀**，不但看到章之日映出的樹木枯乾了，轉眼便更形凋殘.....明明章之日正過著讓人艷羨的人生，偏偏，看不到絲毫的雀躍，展現的卻是沉沉死氣。

莫仲年面容扭曲，似乎承受著極大的痛楚，他摀著胸口，跪了下來，面伏於地。

涂予發現了，隨即閃過章之日，走上前去看莫仲年發生何事，但被歐西里斯所阻。

「是你.....你是安德魯.....」涂予彷彿受到一重又一重的衝擊！他並非不替莫仲年擔憂，只是這個人與自己淵源極深，師父袁希孟被他傷得極深，自己對這個陌生的故人的憎惡感極深。

就是因為他，爵士傷心了半輩子，不忍心聽涂予喚自己作師父，唯恐無可避免的勾起對首徒的思念，所以涂予只好叫他爵士罷了。

思念間一個迴旋，涂予再次欲近前莫仲年，涂予以刁鑽至極的腳步繞過歐西里斯，但歐西里斯卻預知的搶佔他的位置，涂予在閃避上首次不得要領，此刻才想起：「他，也是**預者**，而且比我有經驗得多。」才剛煩惱之際，涂予聽到一句不能置信而又痛徹心扉的說話：

「不必著急。你的朋友，已經因心肌梗塞而死了。」歐西里斯在說罷，禮貌地點一下頭，友善的微笑了一下。

涂予雖不想相信，但見莫仲年一動不動，已知道無可挽回，潛藏的內在早已接近崩潰，但始終未慣於人前發洩，他的嘴巴震顫地說：「是因為我嗎.....？」

歐西里斯凝住了，嚴肅地說：「你開玩笑吧？怎會不是因為你？」

當前一刻，涂予暈眩。

歐西里斯冷眼看著，「不會的，不會是這樣的.....我費盡心思才走到這一步，不要對我說你不是**聖人**！我已肯定，**聖人**的命格是怒，憤怒才是你的歸宿！你怎會因一個半個人的死亡而傷心？」

涂予只是暈眩，卻沒有暈倒，但毫無反應。

「你進去廟內看看吧，那個姓姜的你也認識吧？」

強烈的不安感刺醒涂予！涂予即時奮起衝進廟內。

涂予首次遇見姜師父，是六歲那年，其父受**九柱神**突襲，涂予憑**預力**感應趕至，姜師父遲他一步，自此，涂予沒有再見過姜師父。

如今，是第二次。

可是，姜師父看不見涂予，因為他已經懸樑而氣絕。

(待續)

21.虛/實 (其之一)

「呃.....噢.....！」涂予乍醒，頭痛欲裂，不知是睡醒還是痛醒？慢慢的坐直身子，頭顱兩旁的太陽穴，仍是受壓似的，像被兩道力量鑽著左右兩邊，痛得令他呻吟起來：「呃.....！」

「噢！你醒來了？」一把充滿喜悅的聲音自在門外傳入。

涂予一見原加悠，立時感到大為紓緩，原加悠坐到床邊握住他的手，原加悠不懂潛移，但涂予自然而然的產生潛移之力，完全領略到從原加悠雙手所傳過來的安慰、憐憫.....

「你已經睡了差不多兩天了！」

「甚麼？」涂予吃了一驚，他剛才醒來已知自己在「骨蘆」，醒來一片空白，竟是完全無夢，還以為自己是小睡片刻。

原加悠也感受到涂予內心的疑問，「你太累了，要不要再睡一會？」

涂予搖頭。

「爵士正在辦理一些事情，應該差不多.....」

話未說完，大門應聲開啟，「踏 - 踏 - 踏 - 踏 - 」爵士已站在房門外。

涂予驚見袁希孟，瞳孔放大了，重重的哀愁襲來，洶湧的潮水從門口沖入，淹過腳跟、淹過身軀、灌滿整個「骨蘆」.....是形象化的瞳觀，涂予的修為似乎又開啟了一個窗口。

袁希孟近前，他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、黑色禮帽、白色袋巾、白色手套，莊嚴肅靜的氣度，滲出深深的悲痛。

「予，你醒來便好。我剛去了辦姜師兄的身後事。」簡單的片言集語，袁希孟以

#潛移 說出，望能冷靜涂予的情緒。

「我.....我.....救不了他.....我徹底的輸了.....」涂予懊悔莫名，原加悠暖暖的手不住的給予他寧靜的撫慰。

「不必說了，予，一切我也知道了。」袁希孟望著涂予，彷彿望著一個受傷的孩子.....他啟動 **潛移**，悠悠的把這兩天的慘劇，一幕幕揭示出來：

——我去到文武廟時，你已暈倒在地，我探索你之前的思維，知悉了事情始末。

——姜師兄並非自盡，是那孽徒操控了他，逼他上絕路，為要打擊你。——當你抱著姜師兄的屍首走出來，你的老闆和那女子已不知所終，只見孽徒守在大門。

——你以肉眼不辨的速度放下屍首，試圖疾攻對方，但他力量強大，又深諳

#潛移 技巧，你要擊進其思維，如雞蛋撞高牆。

——但你很快不再抑壓潛藏內在，你把憤恨一刻釋放，其怒其勢如猛獸出柙向敵人吞噬！

——孽徒穩住身子，再後退，說了句：「果然！總算這次押對了，不過還欠一點點。」

——如今，你的姜師伯、老闆死了，連那個女人也變成了白痴.....

潛移 中斷。

涂予的腦袋似是一片空白，目光呆滯，如果他真的在承受著如此大的衝擊而表現得這樣平靜，差許便是「心如止水」的境外。然而，袁希孟的淚流下了，原加悠也哭成淚人.....因為他倆都感應到涂予的悲愴，那股悲愴竟又如潮水無聲無息的淹至！涂予不由自主的啟動了「**麻木**」，使他脹裂欲破的血管回復正常，免於因過度激動而昏厥。

一息間，涂予的眼睛精光暴射！

「師父！我要反擊！」涂予決心勃現，猶如有耀目光華自身體發出！他改口稱袁希孟為師父，就是認回老姜作師伯，為其雪恨；也以歐西里斯為師兄，矢志清理門戶；對袁希孟正名為師父，傳承其使命。

事實上，尚有一個原由，就是涂予渴望跟袁希孟深造，以祈修為進深，方有望反擊成功！

師徒之誼，於袁希孟而言，感受殊深；他千里迢迢隻身到港，跟市井中的高人葛占平結下師徒之緣；葛占平因老姜之不肖而傷心，成了袁希孟可鑑的前車；安德魯出類拔萃，袁希孟與他投緣，終緣定師徒，袁希孟拆移心中籬籬，對安德魯推心置腹.....

不知是安德魯狼子野心，還是近墨者黑，結果，安德魯背棄了袁希孟，成了#九柱神中的歐西里斯。這些，成了袁希孟錐心之痛，「師父」一名變成他的忌諱，而涂予堅決的一聲「師父」，就像是破咒一般，袁希孟決意與徒兒並肩反擊。待涂予恢復狀態，潛修開始——「予，孫子云：『知已知彼，百戰不殆』，我們要打勝仗，要從自己入手。」

涂予異常肯定的點一點頭，原加悠挨著窗邊，默默地觀察著這對師徒的進深——修為和感情。

袁希孟此刻猶如一個老學究，巴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學問一股腦兒貫注於涂予身上，「如何知己呢？還得從『三藝』說起——預力，最強的非我的老祖宗袁公天罡莫屬！」

「李淳風呢？」涂予的精神前所未有的集中，脫口問道。

「李淳風於天文地理、算術星象無所不曉，與袁公可謂旗鼓相當，但何以我認為他不算最強呢？斷不是因為袁公是吾祖。且看二人為自己選址建陵，李淳風之墓早為盜賊所挖掘，殘破不堪，而袁公的則千餘年來保存完好，直至如今；而兩位的陵墓，根本就在同一地方，相距不過幾百米。」

「這麼神奇？」

「預力正正就是這麼神奇！」袁希孟說時神采飛揚，「呀！還有劉伯溫、邵康節之流你也知道，那就不多說了。」

「我記得他們分別作了《燒餅歌》和《皇極經世》。」涂予把少年時袁希孟提及過的**預者**事蹟拾取出來。

「對，但你的預力早已超越他們，不必深究他們。我要你研究的是另外兩個人：**朱爾·凡爾納·赫伯特·喬治·威爾斯**。」

涂予靜默，在他驚人的記憶宮殿之中，瞥見年幼時略略讀過的科幻小說……

「啊！威爾斯是寫《時間機器》、《最早登上月球的人》那位！凡爾納是法國作家，寫了《海底兩萬里》、《地心歷險記》！」原加悠愛書成癖，甚麼書也愛看，聽到那兩個名字，隨口便如數家珍。

「要注意，他們都是百多年前的人，如何寫出穿越時間、外星人入侵、登陸月球等題材呢？」爵士像是介紹寶物地作引言。

涂予嚴肅地說：「他們都是了不起的預者！」

「一矢中的！**預者**並非全都是推演《易經》的周文王、創撰《諸世紀》

的諾查丹瑪士一般模樣的大預言家，我現在想你重新領受的，是猶如是隱藏於民間的威爾斯、凡爾納那種超然的構想力。」

原加悠靜靜的看著涂予。

原來，涂予的身軀透出陣陣光芒，這種光芒只有**預者**能見；原加悠看得入神，被深深吸引；袁希孟審視著，暗暗感動；涂予瞬間消化了袁希孟所說的，思維連繫於先輩筆下的異想世界。

涂予雙眼閉著，眼皮下猶如鋼琴家演奏的跳動；記憶力超強的他，腦袋翻閱兩位作家的科幻著作；雖然少年時略讀，竟然記得清晰無遺，在原加悠、袁希孟陪伴在側的當下，他的思維潛入了小說的異想世界；天馬行空的閃閃靈感，鼓動了涂予的#預力臻至預計不到的層次。

「師父，我想獨個兒出外走走。」涂予就像是為自己頒布執行命令。

「加悠，妳待在這兒，不用擔心我。」

原加悠聽後覺得這句話彷彿有餘音，她好像聽見丈夫告訴妻子今晚不回家吃飯，有些微的歉意。

離開「骨蘆」，涂予去了赤柱。

他從美利樓緩緩的走至海灘，在他眼前的、身邊擦肩而過的、遠處的、近處的人，在涂予看來都是淡化開的圖像。

他坐在一塊又大又平的岩石上，沉澱著老姜、莫仲年被害的悲痛；他閉起眼，海風蕭颯的呼呼其身，他感受著風、聆聽一重一重的波浪；際此情景，涂予出奇的不想睡，而迎風聽浪的同時，他忽爾察覺自己不如從前般懶；這番體會，猶如一個懶散的學生，經歷了一些「勵志」的事情，所以決心不再躲懶、奮力追趕……

或許，涂予一直以來的「懶」，是一種逃避的形式，逃避那些預計得到或預計不到的週遭人們的反應；因為「懶、慢」可以放緩他的情緒——不論是激烈或鬱結；逃避慣了，連那預者的使命感也逃避了。

他張開眼睛，潮浪堆疊，一波一波的，彷彿來自大海的#潛移，逐下逐下的拍進他的心靈。

就在這風聲浪聲與涂予的心融合於一的此刻，涂予的「精、氣、神」豁然相貫；在他腦際間閃出《孫子兵法》所載的行軍訣要：**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**

「**風林火山**」的意象鼓動涂予的戰意，他不期然想到不久前他自己說的一句話：「師父！我要反擊！」（待續）

22.虛/實 (其之二)

文守正牢牢的注視著電腦屏幕，汗一直流，縱然空調冷氣冷得令人顫抖，但他的汗還是大點大點滴下來。

「名山企業」的股價，猶如天國與地獄，它不是受到狙擊，而是市場恐慌性地拋售其股票，更且有愈來愈厲害的趨勢。

這是涂予在背後所策動的反擊序幕。

涂予想，要對抗**九柱神**，先切斷其財政支持，還要阻截未成形的亞洲勢力，因此向文守正動手。涂予務求速戰速決，遂以網絡攻擊揭開戰幔！他先在網上各個大大小小的討論區、社交平台、通訊軟件散佈謠言，抹黑「名山」；這些虛假消息，其實毫無根據，起初對「名山」的股價無甚影響。但，不知怎的，事情漸漸開始產生了變化。說「名山」興建的樓盤有危險物埋藏在地底下，確然在不久之後有所發現；

說政府與「名山」合作的慈善計劃帳目不清、牽涉貪賄問題，在女首長高調的召開記者會，聯同行政會議成員、眾司局級官員一列排開義正辭嚴的澄清之後，明明稍遏怨聲，卻又旋踵被黑客在網上披露了涉案的轉帳記錄；

說「進步黨」收受美國政府利益，政治任務是搞亂香港，更直指首富文守正是影子黨魁——這促使文守正馬上發出聲明，斥之為一派胡言！因為「進步黨」的幕後金主根本就只有他自己，文守正心想，之前的種種攻擊尚算捕風捉影，但這次肯定是子虛烏有。

偏偏，美國政府捐贈的機密文件就在這時候被「維基解密」無情地公開。

為甚麼？

不可能！

怎會如此？

文守正只感到難以置信。

坊間的輿論沸沸揚揚，非議、譴責、痛斥，皆直指文守正！整個香港正被怒火燃燒——民情激烈、民憤上騰！香港人怎麼可能接受如此赤裸裸的官商勾結？如此目中無人，簡直是一種羞辱！

涂予在網上發放假消息，用上代號：**「C節魚星人」**，就是原加悠從前有一段時間連續夢見的三組詞。藉著傳媒轉載、網絡瘋傳，**C節魚星人**聲名大噪！隨後有人嫌名字累贅，把他改為「**星人**」，輾轉相傳，終於變成了人們稱呼涂予這個告密者的名號：**「聖人」**。

好事之徒對**聖人**的褒揚愈來愈誇張，原本只是蜚聲於網絡的告密者，轉瞬便成為全港各個階層熱議的人物，在這麼一個消息亂流的世代，人們都似乎產生出同一種錯覺：我們是不是見證著一個神話的誕生？

在這昏亂的氛圍之中，有些人眼光異常銳利，能看出聖人所發表的訊息，不似是「鬼」，就是不似是政府或「名山」內部中的反叛者，反而像是一個觀察者，說出一個又一個的預言。

預言？

預言之說如閃電疾走於全港以至全球的新聞網站、社交平台、私人短訊、網上討論區，勢頭正旺，各大電視頻道、媒體也爭相製作專題節目去研究、討論。

「甚麼狗屁預言？這是胡說八道！是抹黑！是虛假消息！是謊言！」這時候，文守正向來的溫文爾雅蕩然無存。

他的腦袋似是將要炸開，鼻血在毫無預警下流了下來，滴在亂放的文件上，白紙上的一抹鮮紅，鮮艷得異常刺眼……眨眼間，他看見一個通話訊息乍現在他的電腦屏幕上。

從來沒有人能夠用此方式聯絡文守正，即使有人曾經嘗試，也早被阻截。此刻，文守正詫異地看著電腦屏幕，這不明來歷者傳送了三個字，教文守正不得不馬上開啟，這三個字是：**九柱神**。

「誰？」文守正其實極度惶恐不安，毫無頭緒下唯有故仍鎮定。

「**聖人**。」

「就是你。」

「沒錯，就是我。」

「是誰指使你來害我？」這是文守正最誠實的提問。

「沒有誰指使，只因為你是『九柱神』的棋子。」

震撼莫名，縱然相隔著一個屏幕，涂予也彷彿感受到文守正的驚愕。涂予驟感一陣快意，他試圖放開心懷去欣賞文守正的反應，他等待文守正有更佳的「表現」。

另一端的文守正，沉默，只能沉默。

涂予刻意撩撥：「你以為一切皆由你們掌控？你不會以為，你們不會算錯吧？」

「那些謠言，是甚麼一回事？」文守正調整紊亂的思緒，極欲知道對方底細。

「已經證據確鑿，還說是謠言？」

「那是嫁禍！」

「你沒聽過『一語成讖』？」

如遭電殛！文守正被這四個字擊中心坎，他本已猜想對方是否「同類」，這一刻，他認定了這個#聖人，極有可能就是#九柱神處心積慮要防範、要除滅的那個人。

文守正，只能沉默。

涂予，感受到文守正已無退路，手指再接鍵盤，預備擲下石頭。

「有句老話：一個謊言說一萬次就變成真理，那並不確實。」

稍頓一息間，涂予要文守正有空間沉思，要文守正慢慢地被恐懼侵蝕。

「我是先散佈一些謊言，再把虛謊變成事實。」

連線中斷了，對話記錄一秒消除了，只餘一幕漆黑。

把虛謊變成事實？

莫非他真的是預言那位？

預言？命定？

文守正陷入無窮盡的愁思。

翌晨，文守正宣佈「名山」與五間企業結成聯盟，共同承擔風險，以冀度過危機。外界忖測何以這五間企業竟肯如此冒險？卻不知，這五間俱是文守正以影子策略所佈下的奇兵，皆由文守正在幕後全權操控，極為隱秘，甚至沒有通報法老，一如「福龍幫」。

結盟一成，果然聲勢強盛，文守正動用旗下傳媒、暗藏的網絡力量，大肆吹捧，造成一片昇平的願景——股價止跌回升。就在文守正趾高氣揚的展示新集團的浩大宏圖的同時，#聖人又在網上公開兩則消息。

首先，直指文守正染黑，除了與本地黑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之外，更直接統領美國的華人幫會「福龍幫」。另一則消息是「名山」涉及國際恐怖活動，金援某個神秘的恐怖組織，更暗示此組織是當日攻襲美國白宮的策動者。

消息一出，「名山」崩盤！有如火燒連環船，不可收拾，文守正可謂傾家蕩產、萬劫不復。

戰雲密佈

三江之中

風浪不息

鐵索連舟

如履平地

涂予細味著之前發過的一個夢，出現了這幾句話。文守正把幾個企業結成聯盟，就是「鐵索連舟」。

欲破曹公

宜用火攻

萬事俱備

只欠東風

「那兩個消息，正是東風。」涂予如是想。「難怪，當天那個夢如此的深刻，

從『三國』到『大時代』，原來為了今天……」涂予想得入神，無心理會有個人的內心正在天翻地覆

。文守正一臉平靜，絲毫看不出他的內心是何等的動盪。他以天縱之才，隱忍個性，潛藏多時卒成**九柱神**之一，更擔當入侵亞洲的先鋒。豈知就在成功在望之時，**九柱神**最為忌憚的**聖人**竟然真的出現了！自己竟是全無還擊之力，猶被凌遲宰割.....文守正受了極為嚴重的「內傷」。

不覺地，鼻血又再滴下來，紅了衣襟，他沒有理會。

他試圖垂死探扎，求助於法老，法老的回覆使他無以後加的絕望。

「猶大，『福龍幫』就當是三十兩銀子吧。萬斯赫卡。」法老的簡單回覆，僅此而已。

或許，文守正如今的感覺，就是所謂的萬念俱灰，他從來未曾有過的感覺。

他欠下了數目大得誇張的巨債。他失去了**九柱神**這個大靠山。「進步黨」、「福龍幫」不是救命繩，反成了催命符。

國際金融中心三期，最頂端之上，有個人影掠過，毫不猶豫的，一躍而下。

——『架眼鏡的人 / 在摩天大樓的頂尖。風而大作，天地昏暗 / 整個城市彷彿在傾斜，大樓不斷倒塌 // 』

(待續)

23.勝/負 (其之一)

「難道，真的是.....一切皆有定數？所有要發生的事都是命定的？」涂予滲著汗著了魔一般的查看那本用作記夢的筆記。

涂予跟文守正素未謀面，由察覺對方存在至你死我活，也未曾見過對方一面。而首富文守正自殺身亡的消息，涂予既是預料得到，但仍然感到震撼。

「我原本以為，那個站在頂尖之上的人，那個戴眼鏡的人，是我。卻原來是文守正。這個人也真的呼風喚雨，有能力使經濟市場崩塌.....」涂予陷入沉思之境，他亟欲確定下一步該如何走。

「**九柱神** 太龐大了！」一句話把涂予後沉思中抽回現實。

袁希孟續說：「它的由來，相信已是很久很久，但它極其隱秘，所以我多年來也無從探知它的底蘊...」

袁希孟不禁嘆了一口氣。

「就算一無所知，也要一試！」涂予因袁希孟的出現，似乎從沉思之境中拔身而離，瞥見前路由混沌漸見微光。

二人之相互感應，隨日子愈長認識愈久，已產生莫可名狀的默契；師徒之間的感通，相互激發，猶如壁球對壘，左擊右承、球力交接，#預能 在這樣的迴旋碰撞的交擊之下，二人形成共業——致使涂予再行突破、袁希孟更為深湛。

「師父，剛剛閃了一下。」涂予瞪著他那雙細小眼睛，好像發現了些甚麼。

「閃了一下？」

「沒錯！我記起了一些.....」

爵士不搭話。

「就是一點點.....我記起了一點點.....那個我『不記得的夢』.....」

「噢——」涂予的話未說完，從「骨蘆」門外便傳來了一聲喟嘆，原來正在此時，原加悠買完東西後回來。

原加悠急忙放下東西，竄到涂予跟前，爵士恰在她撞到自己前移步。

「你剛才說.....說你記起那個夢？」原加悠乍驚乍喜。

「只是一些.....」涂予在思路交纏之後能看見原加悠，本是充滿欣喜；然而，他在這時候變成了不能解答老師提問的學生。

三人霎時面有難色。

原加悠失望。

涂予無奈。

爵士尷尬。

「那麼，究竟他想起的『一些』，是甚麼？有沒有聲音？畫面？人物？」爵士利用他的專長試圖突破。

涂予在追索——「我閃過了.....影像昏昏黃黃的，閃過了.....鄭少秋、汪明荃，古裝的。」

涂予沒有繼續說。

「就這樣？」爵士、原加悠同時說。

「所以我才說真的只是一些。」涂予猶如在谷底微聲回應。

原加悠抿著唇，眉頭輕皺，也不是煩惱，而是有一點解謎卻未有頭緒的景況。

「加悠，不必懊惱，其實比起以前，已算進了一大步。」涂予僵硬地微笑。

原加悠也不禁噗哧一笑。

爵士卻真是感到老懷安慰，他邊頷首邊說：「對！相比起之前茫無所知，如今確是曙光初露。」

忽爾，原加悠「啊」了一聲，緊張的說：「我循文守正之前的蹤跡，我猜美國可能是 **九柱神** 的一個據點。」

「加悠，了不起！」爵士誇張地豎起大姆指，續說：「不過，經我多年觀察，那不只是據點，我認為，**九柱神** 的大本營根本就在美國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涂予、原加悠同時問。

「**九柱神** 多年來暗地裡肆虐，隱匿於幕後操盤，它的幹部滲透政治界許多決策位置——我猜想。」

「剛剛還言之鑿鑿！怎麼又變回猜想？」涂予覺得又被師父擺了一道。

「唏.....長久以來，數次交手.....我又怎會不希望查清對方底細呢？只是，難呀！」爵士深深地吸一口煙斗，徐徐呼出，「這個組織，活動並不頻密，要確認其總部，談何容易？但是，尚有一些蛛絲馬跡.....」涂予、原加悠不待爵士說罷已走到露台。

「喂！你們不追問，我很難說下去.....」

涂予凝視著原加悠，二人皆不理會他。

爵士雖然氣結，也只好續說：「當年，喬治布殊如此鏗而不捨的去尋找伊拉克的大殺傷力武器、不惜一切要發動戰爭，你們覺得奇不奇怪？」

二人不再對望，轉而望向爵士，原加悠切切欲知，涂予卻顯得憂傷，雖是一閃即逝。

「還有，911 不是拉登所為——」

予、悠怵然而驚。

爵士話音猶在：「他被逼做了替死鬼.....就連喬治布殊，也不過是幌子。」

「又是 **九柱神**？」原加悠脫口問道。

「不錯，我一直追索，幾可肯定美國的多宗『奇怪』事情，都是 **九柱神** 在操縱。」

原加悠的閃了一下光，極短，極微，平常人沒有可能察覺，但在「骨蘆」內的這三個人，皆非常人。

涂予湊近原加悠，竭力遏止無比的憂心，細緻地看著原加悠的雙眼，他撫摸她的頭髮，然後臉龐，自己再湊近一點，再近一點的看著加悠。

原加悠的眼睛，已完全泛白。

——『自由神像，蒙住雙眼 / 揭開 / 雙眼放光 / / 』

「颯」的一聲，夢的片段乍現，就是所謂的「靈光一閃」。

「我們去美國！」

原加悠、袁希孟同聲：「吓？」

「師父說 **九柱神** 的基地在美國，我連想也未及細想，剛剛就閃現眼睛有關的夢，也涉美國！」 ●●

於是，原加悠和涂予預備出發。

據之前所查探的記錄，文守正曾赴華盛頓，因此他們此行先去華盛頓。

到埠後，安頓好，二人即赴預先約好的眼科醫院接受診治。初步診斷結果仍然是一切正常，仍然是不能解釋眼睛白化的原由。

原加悠沒有灰心，反而更加積極的替涂予搜尋 **九柱神** 的行踪，甚或痕跡。她的全神貫注，或許是一種逃避，逃避涂予的關注，好讓涂予先別為自己擔憂，可以專注的面對 **九柱神**。

涂予完全洞悉原加悠的心意，故而刻意不提不問，他在思索「自由神像」與原加悠的眼睛的關係。

二人倦極，相擁而睡。半夜，原加悠已熟睡多時，涂予則在恍恍惚惚之間漸漸入睡。

——「你來了，真好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我是加悠，你看不見我？」

「喔！我剛剛入夢，未看得清楚.....」

「是啊，剛入夢與剛睡醒很相似，哈哈。」

「嗯！看見了！噫？妳怎麼在我的夢中出現？」

「涂予！你這是喧賓奪主！我才要說：你怎麼在我的夢中出現？」

「甚麼妳的夢.....噫？為甚麼我們都知道自己在作夢？難道這就是所謂的『清醒夢』、『清明夢』？」

」

「對啦！我相信是！」

「我看過一些研究，有人訓練自己去作這些『清醒夢』，許多反受其害.....」

「予，我們不同，這次是自然而然的，而且，更特別的，我們這個是『同夢』。」

「啊！對了！我們怎麼能共同作夢呢？」

「也許.....是太多事情已經發生了，而且將有更大的事情要發生.....我們在『現實』不勝負荷，便藉著夢來抒發一下。我知道你需要我的支持，當然，也知道你為我眼睛的事而愁煩，所以邀你同夢，讓我倆都不用太沉重。」

「妳邀請我？可以的嗎？」

「涂予！涂予！#預者的整體能力，我或不如你，但如果單單說做夢.....爵士說我是頂兒尖兒的！」

「唔.....我也記起初認識妳的時候，妳也提及過。」

「嗯！從這刻開始，別想其他，單單想著#九柱神！」

「明白！」

——歐西里斯？

「想到甚麼嗎？予！」

「我想到師父的首徒安德魯，也就是**九柱神**之一的歐西里斯！」

「看來，他是最關鍵的那位.....呀！你看，我們作夢的場景已產出變化了！」

「金字塔！又是金字塔！」

「又是？你從前去過？」

「不是去過，是夢見過，還被圖坦卡門攻擊！」

「圖坦卡門——噢！是不是你身後那個！」

——驚醒。（待續）

24.勝/負 (其之二)

當涂予睜開眼睛的同時，發覺原加悠不在身邊，猛然坐起來，卻見她半躺半坐在酒店陽台的長椅上，她呼吸稍為急促，閉著眼睛，眼皮下不規律的跳動清晰可見，涂予離開睡床，才察覺自己全身是汗、雙腳在顫抖。

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原加悠，安靜的坐在她的椅側，同時，他已拿著酒店房內床頭櫃上的紙筆，毫不猶豫地記下昔才的夢——夢雖短，卻令他對夢與 #預者 之間的關係有一番新的體會。

夢中的原加悠，眉頭一皺——涂予立時察覺，接近她看看，同一時刻，原加悠乍醒，四目交投，二人俱在對方的瞳孔看到一臉焦急的自己。

原加悠緊緊的抱任涂予，涂予真切的承受著她的心跳，每一下跳動也展示這個夢是何等的震撼。

「不能說！不要問，千萬不要問！」原加悠斬釘截鐵的說。

涂予明白。

翌日，原加悠若無其事地提議和涂予遊覽華盛頓，他倆漫步拉法葉廣場，走過許多紀念碑，再往林肯紀念堂，稍事休息，他們又走過韓戰及越戰的紀念碑。

「這個首都，那麼多紀念碑！都是戰爭的！」涂予確是有點詫異。

「是啊，戰爭真是可怕！」加悠負手踱步，「但，有些時候，戰爭也是不得已的。」她仰望著一排排的參天大樹，說的時候透出無限感慨。

涂予的心像被針扎了一下，他知道加悠的感慨肯定與那個「清醒夢」有關，卻又不能相詢。他不忍的看著她那雙泛白的眼睛，無言。

當他們乘搭地鐵到阿靈頓郡，已時近黃昏，二人信步至國家公墓，最後駐足在甘迺迪的墳前。

驀地，一把足以令到涂予內心翻天覆地的聲音，彷彿平空從裂縫中穿透而出——

「不會是巧合吧？」歐西里斯平靜地說。

原加悠不待歐西里斯說完便催動 **潛移** 把涂予的恨意、怒意轉至己身再渲洩於墳墓週際，原是碧綠的青草竟枯乾了一片。

「了不起！」歐西里斯由衷的稱讚。

霎時間，原加悠 **潛移** 出一幅幕牆，無形的、卻竟如實體，這幕牆恰恰遮擋著涂予和她。

歐西里斯綻放出燦爛之極的笑容，齊整的皓齒毫不吝嗇的向面前的這兩個人展示，良久，他終於說：「真是太了不起了！」竟然還情不自禁的鼓起掌來，「如果法老在此，定必又會再跟我爭論：你們二人，究竟誰才是 **聖人**？」

涂予恨意復生，悍然發動從《孫子兵法》悟出來的「**風林火山**」，他以「**侵掠**」突襲，卻受到「幕牆」阻隔。

「蠢材！若你這種程度的攻擊有用的話，她又何必『築牆』？」歐西里斯忍不住訕笑，「我之前已作出二度攻擊，俱寂然不動——厲害啊！」

涂予疑惑地看看原加悠，她緩緩的說：「我的

#預能 似乎和你有很大的區別，我想，我該是近乎修復、結連、守禦那些方面的.....」

「天作之合！」歐西里斯高亢地說。

甘迺迪墓前，忽然一陣風沙，沙礫令歐西里斯不得不合上眼；他滿以為予、悠二人會趁機逃逸，但重睜眼時竟然見他們尚在原處，原加悠的幕牆未撤，涂予猶是千愁萬緒地佇立著。

歐西里斯整一整衣襟，「男的潛能無限，女的一日千里，真教我喜出望外.....今天，如此『巧合』，嘿！我是因為開了個玩笑——跟總統有關的，所以專誠到我最欣賞的總統墓前來憑弔一下，你們呢？」

」

沒有回應。

「明知我來而又敢於在此現身，難道你們想正面攻擊我？」歐西里斯故意摸了摸下巴，「呀！還是先說那個玩笑，蠻有趣的，我讓特朗普跟金正恩簽訂秘密協議了！共同目標：中國！」

歐西里斯笑不可抑，仍注意他倆的反應，「你們知道嗎？這一切也是由一個玩笑開始.....許多年前，我看電視節目『飛黃騰達』，發覺特朗普這主持人太有趣了！忽然在想，如果他不是管理一個企業，

而是國家，那有多棒！於是，我暗中策劃，清除有礙他前進的東西，又為他偽造野心，叫他一步一步的踏進白宮！法老還是在一切成事時才知是我搞的鬼！哈哈……」

予、悠二人毫無反應。

「豈有此理！」歐西里斯忽然暴喝一聲。

逐漸地逐漸地，涂予、原加悠竟然模糊起來，慢慢慢慢地散去。

歐西里斯恨恨的說：「殘影？」

呼嘯一聲，又是一陣風沙。

「你們如何辦得到？」歐西里斯極目張望，仍找不到他倆的踪影，「既敢現身，又何以要避？」

一頭松鼠，從樹梢沿著樹幹跑下來，快閃至歐西里斯跟前。

「未有把握制裁你，我們當然要避。」松鼠竟然對歐西里斯張口說話。

絲毫不感到詫異，歐西里斯為自己的平靜而覺得有點不可理喻。

呼——風沙掠過墓塚。

松鼠與歐西里斯對望。

「師父？」

松鼠點頭。

「想不到這麼快又碰面。」歐西里斯笑著說。

松鼠說：「不，我倆不會再碰面，此行的目的已達，我要返回窩子了。」

「我也正奇怪，這小妮子如何有能耐平空阻隔和製造殘影——」歐西里斯一邊說話一邊探視爵士三人的藏匿之處，「原來是你！」

「你錯了！那幕牆和殘影，的確是她的傑作——簡直是大大的出乎我意料！」松鼠拍拍前掌，「嘿嘿！完全與我無關！」

不安的感覺，從歐西里斯的脊樑冒上前額。

「是你退步了？還是我更進深一層？涂予這小子可真的激起我的預能因子！」剛說罷，松鼠搬來一塊石頭，坐在其上，蹺腿道：「呀！忘記問你：在你面前的我，是甚麼模樣的？」

「你這老頭！」

「伏」的一聲，地點彷彿沉降了一下，有一道力量重重的向下壓了一下。是歐西里斯所驅動。松鼠不見了。

袁希孟、原加悠、涂予三人的氣息，俱消失於阿靈頓公墓。

（待續）

25.夢/醒

「五角大樓」內，一個隱秘的角落，涂予、袁希孟各自呷了口咖啡，原加悠則若有所思地攪動著她的檸檬紅茶。

「剛才，險呀！」爵士誇張的取出袋巾揩汗，「若當時歐西里斯全面發動他的能力，我們三人也有危險.....幸而他心存顧忌。」

原加悠在這一時刻才冒起悸意，「為甚麼我們要行此險著？」

「命運之鑰。」爵士輕托一下眼鏡，「是實話，若不是命運之使然，我也說不出何以我會感應到那傢伙會到公墓。」

沉默良久的涂予，說：「我原以為藉著加悠的牽引能力，讓我們再次面對歐西里斯——讓我能伏擊他，但師父，你怎麼一直壓制我？」

「因為此行並非為了伏擊他，而是給我再次摸清他底細的機會.....」袁希孟說不下去，澄澈的眼睛懸掛了幾滴淚。

「爵士.....」

「師父.....」

予、悠皆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預者的世界太深邃，把能力用於邪惡，破壞力真的很大很大.....不過，我看出他比邪惡更複雜，隱藏著只有他知道秘密。」袁希孟思量之間，像突然返回現實，瞪住涂予說：「你剛才說甚麼？伏擊？」

涂予：「是啊。」

「用甚麼？」

「用『**風林火山**』啊！趁著加悠牽制著他！」

「想也不要想！他絕非那麼輕易被打敗。」爵士語重心長地說，然後看看原加悠，「現在要去想的，是她的眼睛。」

原加悠隨即說：「不要擔心我，我們還要對付**九柱神**！」

爵士搖搖頭：「那是天大的大事！但妳的眼睛也決非小事！」他舉杯飲盡尚餘的咖啡，未及回味，「近來啊！我的預能昇華了，漸漸更深的體會到，我們無論如何努力，也可能動搖不了**九柱神**分毫。」

予、悠同聲說：「但是——」

「我不是要放棄。」爵士兩手分搭予、悠肩上，「我是說，目前是加悠的眼睛最重要！」

原加悠無言以對。

涂予自然是為原加悠耽心，故他斂藏了對**九柱神**的恨，收攝心神的定意再為原加悠求醫。

——自由神像！

一瞬閃現的靈思使涂予整晚搜尋紐約自由島一帶的眼科醫院、眼科專科醫生的資料，稍有名氣的他都嘗試約晤，卻全都不得要領。別無他法，涂予孤注一擲地與原加悠登上往紐約的列車，「碰碰運氣也好。」涂予心想。

爵士留守華盛頓，繼續查看九柱神之所在。

列車上，涂予、原加悠盡量保持心情平靜，望望風景、說說談談。漸漸，濃濃的睡意使涂予猶如置身霧中，一切也朦朧朧，漸漸，涂予的眼睛慢慢地閉上.....

——呼！.....呼！.....風很大！

——在自由女神的皇冠上，有兩個人在對峙。

猛烈的風從涂予、歐里西斯身邊颯颯而過。

「當年，是我故意留下你的性命的。」歐西里斯誠懇地說。

「你是清楚的，你說甚麼也不能開脫。」涂予一念肅殺。

「你所知的**九柱神**，根本就與它的真象相距甚遠，它的底蘊，是你想像不到的。」歐西里斯沒有收斂

他的笑容——儘管是在這高聳而又被俯視着的環境。

涂予暗自蓄勁，目光緊盯對方。

「高官、政要、大學校長、銀行家、財閥、電影導演、作家.....數之不盡！都有九柱神的人！你憑甚麼去拼？無異於以卵擊石，咳唔！當然，文武廟一役，我承認低估了你，我還在猶豫是否要除滅你，卻在那片刻之間被你擊退了。」

涂予試圖攻擊，卻總找不到任何空隙。

「真的，我真的算是你的恩人，救命恩人！當年，前任法老與眾神行將推算出誰是聖人，我在當時是負責情報的，在最關鍵的關頭，我誤導他們突襲你父親，而不是你這個命中之**聖人**。」

「為甚麼這樣做！」涂予怒意如劍，一股尖銳之力真切的激蕩空氣匯成一線的刺向歐西里斯，太急太快，歐西里斯來不及反應，胸口已經凹了一角，他及時動用超凡能力清除了涂予的「疾」，胸口再無異樣。

歐西里斯瞳孔增大，神色愈來愈興奮，「為甚麼？因為若在你六歲時就除掉你，那便不好玩了。」

涂予憤然發動「**侵掠**」，比剛才的「疾」更猛烈得多！

歐西里斯宛如勁草迎風，風雖強，卻不經意的卸去了，「沒用的，雖然你是**聖人**，但你既未完全，而我又破解了預言.....嘿！」

涂予竭力釋放**潛移**，意欲影響歐西里斯的思緒，若能藉以操控當然是最好不過，即或不然，擾亂他也好；只是，「**風林火山**」中「**徐**」之力量一波一波的注入，竟然消失得無影無踪。

「放棄吧！徒勞而已.....先靜下來，我要告訴你——」

涂予真的停頓了，但不是因為歐西里斯剛才說的話，而是他已預知歐西里斯將要說的話。

「我是甚麼人？我的宿命是破壞。」歐西里斯坐了下來，「不知你有沒有留意？**九柱神**既然以埃及的神祇作為最高層的架構，為何又用皇帝——法老作元首？」

歐西里斯沒有理會涂予有沒有反應，續說：「因為膚淺。最終，他們也只俯伏於權慾。啊哈！岔遠了，我最逼切想告訴你的是：我是**破壞神**。從前有許多我搞不清楚的，近年來愈來愈明白了——我明白到為甚麼我已經是哈佛的榮譽畢業生，卻不管所謂的大好前途；到香港，拜師，學得一身奇技，一天，片刻也不願逗留的離開；投身**九柱神**，負責消滅**聖人**的情報工作，我刻意要他們誤中副車；位列**九柱神**神祇——我要摧毀**九柱神**！」

涂予預知歐西里斯的說話至此為止。歐西里斯不知從那刻站了起來，直視涂予，沒有再說話。

涂予驀地泛起一陣異樣的感覺，他嘗試用「**不動**」來遏止，卻徒勞無功。

歐西里斯的臉容傾刻間變得和藹起來，像一個善良的人。他步近涂予，誠懇地露出笑容。

「算吧！我們講和好了。我會瓦解**九柱神**，你從此不會再看見我。」

說罷，歐西里斯消失了。

涂予茫然。

乍醒。

「你醒了！」原加悠在側。二人尚在列車上。「你夢見什麼了嗎？」

「唔。」涂予還在茫然的狀態，看看原加悠，看看窗外，又看看原加悠，「妳，夢見了甚麼？」

「我沒有睡。」

「不，我是問妳在酒店邀我同夢，比我遲醒的時候.....妳夢見了什麼？」

原加悠眼神忽然變得空洞，默不作聲。

涂予握着她的手，溫柔地說：「我剛剛夢見了未來，很真實的未來.....但夢的末段，不行.....」

原加悠抿著唇，手，不期然的反握涂予的手。「你又何必一定要問？」

「是我嗎？是看見我的下場嗎？剛才我夢到最後，歐西里斯他軟化，是妳編的嗎？」

原加悠流下淚，點點頭。

——彷彿接通了。

——原加悠點頭一剎，涂予的思想與她互相連結。

——涂予被拉回剛才夢的末段。

——也就是那「很真實的未來」。

歐西里斯說：「我要摧毀**九柱神**！」

涂予預知歐西里斯的說話至此為止。

歐西里斯以不可思議的速度，竄上了自由神像火炬的位置。

不安感如潮掩蓋涂予。

火炬上，除了歐西里斯，還有被挾制着的原加悠。

「你之前對我的攻擊，顯然毫無作為，你知道為甚麼嗎？因為你這**聖人**未臻完全。」

原加悠閉着眼睛，一臉平靜。

「我作過一個夢，我深信你也有作過——」歐西里斯五指箕張，本來垂首而站的原加悠，登時昂起臉，眉頭緊蹙。

歐西里斯俯視涂予，「我一直等候著你的突破.....作了那夢之後，我知道：只有自由女神雙眼放光，你才可以提升，才可以敗我，甚至應驗摧毀**九柱神**的預言。」

——不要！

原加悠依然是閉着眼睛，她張開嘴巴，竭盡所有力量去呼喊——

涂予甚麼也聽不見——

他不自控的跳過「此刻」，預視了將要發生的事——

他所看見的事情比所聽見的聲音更快——

涂予看見歐西里斯像一個樂團的指揮，揚手、揮動、凝神——歐西里斯的思想彷如箭矢射中原加悠的後腦，原加悠的雙眼霎時透射出兩度白色的光芒——

光芒耗盡的一刻，原加悠倒下了。倒下的一息間，涂予才聽見原加悠之前所叫喊的說話：「予！別理我！快走！予！我愛你！」

聲音在紐約自由島上迴盪。

——涂予猶似失去了意識。

——瞳孔沒有焦點。

——沒有表情地瘋狂的攻擊。

——毫無保留的豁盡力量去攻擊歐西里斯。

——涂予真的快失去了意識。

唔？茶香.....是普洱茶。微微的睜開眼睛，涂予因茶香乍醒，眼睛從朦朦朧朧，猜想是「骨蘆」。他瞥見袁希孟安坐在籐椅上百無聊賴的看電視，電視隱隱約約傳來不太悅耳的歌聲。

「生亦何歡？死亦何苦？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」

半睡半醒之間，涂予的思緒有點混淆，並不清楚是不是真實。他的眼睛逐漸地逐漸地清晰，袁希孟見他醒來，便說：「予，你醒來啦？看！是經典劇集頻道！這部我猜你沒有看過吧！是第一代的『倚天屠龍記』啊！你看！阿姐、秋官多年輕！不過，這一集是大結局了！」

涂予沒有答話，盯着古裝扮相的鄭少秋、汪明荃，既熟悉又陌生，他聽見汪明荃對鄭少秋說：「無忌哥哥，你曾答允我做三件事，第一件是為我借屠龍刀一觀，第二件是當日不得與周芷若成親，這兩件你已經做了。還有第三件事呢，你可不能言而無信。」

鄭少秋表情誇張，口顫顫地說：「妳.....妳又有甚麼古靈精怪的事要我做？」汪明荃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我的眉毛太淡，你給我畫一畫。這可不違背武林俠義之道罷？」鄭少秋十分高興，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我天天給你畫眉！」

——這個情景，我夢見過！

——涂予的眼睛霎時明亮起來。

——是那個「不記得的夢」。

涂予的眼睛看不見東西，嘗試睜開，醒了過來。

列車到站。

從華盛頓出發，涂予、原加悠到達了紐約。

涂予強逼自己鼓動感知能力，先行弄清楚現在是夢境？還是真實？

「怎麼啦？發噩夢嗎？」原加悠凝望着他。

涂予狠狠的看著她，發覺她瞳孔的白化跟之前有少許不同，似乎多回少許的褐色。

涂予立時拉著原加悠離開車廂，再到票務處購買返回華盛頓的車票。

「喔！為甚麼？」原加悠完全不明所以。

「不管自由神像了！也不管**九柱神**了.....」這一刻的涂予，眼神是如許的複雜，既鬱苦、而深情。

「悠，我剛才所作的不是噩夢，是預知夢.....我深信，也是真實的未來。」

涂予擁著原加悠，原加悠抱得他更緊。

抱了不知多久，分開，二人凝神對望。

原加悠的瞳孔，好像有一抹淡淡的褐色在流轉。

涂予的淚水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他用極大的力量說出他極難啟齒的說話：「我明白到，大概真的有命中注定這回事。悠，或許我這個決定妳會不理解.....但我嘗試過了、努力過了！如果有些事情是命定了徒勞無功的話，我也只能夠接受.....」淚水，在毫無預感之下流了下來。「最重要的，是我不願再作任何犧牲.....我不要做英雄！只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！」

涂予語音未畢，原加悠已深深的吻著他的嘴唇。

不覺地，那一抹褐色不再流轉，而是變得實在；原加悠的瞳孔的白褪去了。

餘/

赤柱，美利樓。

原加悠在盛裝之下，美得不可方物。

涂予也罕有的衣冠楚楚。

「你就在今晚告訴我吧！那個『不記得的夢』！原加悠說。

「今晚我們慶祝結婚周年，不合適吧。」

「怎會！你在此時此處告訴我，更有意思！」

涂予搔搔頭，「如果我說，那個夢其實就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時候，看過的一部舊劇集，就是鄭少秋、汪明荃版本的『倚天』，大結局看到張無忌不理世間紛爭，與趙明而退隱江湖，令我驚覺天大的事也及不上與深愛的人在一起.....妳信不信？」

原加悠微微一笑：「不信。」